

百 科 小 叢 書

道 教 史 概 論

傅 勤 家 著

主 雲 五 主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300
141

230
906

書叢小科百

論 概 史 教 道

著 家 勤 傅

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996290



目錄

第一章	道之名稱及涵義	一
第二章	古代之巫祝史	四
第三章	老莊列之學說	九
第四章	秦漢之方士	一二
第五章	漢書藝文志	一八
第六章	道教之形成	二一
第七章	天師道之盛行及其變動	二六
第八章	道佛二教之相排	三二
第九章	道教之隆盛	三九
一	道教及老子之神談	三九

二 神仙官府之設立	四二
三 洞天福地	四四
四 賞功罰過之條規	四九
五 齋戒守庚申	五〇
六 符籙祈禳禁劾諸術	五二
第十章 道教之修養	五四
一 內丹	五四
二 存思	五六
三 服食燒煉	五七
四 房中行躡變化	六一
第十一章 唐宋之崇奉	六五
第十二章 道藏之出現	七〇

第十三章	南北之分宗	七三
第十四章	元代之焚經	七六
第十五章	明清之道教	八〇
第十六章	現行之道藏	八二
第十七章	結論	八四

道教史概論

第一章 道之名稱及涵義

道教之名稱，人皆知出於老子道德經，所謂『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』者也。但諸家之奧義，皆不能離道以立言，如儒家之中庸，即云：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』朱子註云：『命猶令也，性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，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。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爲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率，循也。道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修，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，以爲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。若禮樂刑政之屬，是也。』董仲舒亦云：『道之太原出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。』其視道之涵義，崇高如此，而諸家之說，亦各有其所謂道者也。

然則道教之所謂道，果何如乎？試以淮南子原道訓解之，其言曰：「夫道者，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坱八極，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。包裹天地，稟授無形，原流泉淖，沖而徐盈，混混滑滑，濁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於天地，橫之而彌于四海，施之無窮而無朝夕，舒之輒於六合，卷之不盈於一握。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橫四維而含陰陽，絃宇宙而章三光。」秦古二皇得道之柄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地滯，輪轉而不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萬物終始。風興雲蒸，事無不應，雷聲雨降，竝應無窮。鬼出電入，龍興鸞集，鈞旋轂轉，周而復而，已彫已琢，還反於樸。無爲爲之而合於道，無爲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無矜而得於和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，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。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，吻媿覆育，萬物羣生，潤於草木，浸於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。羽翼奮也，角脩生也，獸胎不曠，鳥卵不輟，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媼，虹蜺不出，賊星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」忽兮恍兮，不可爲象兮，恍兮忽兮，用不屈兮。幽兮冥兮，應無形兮，遂兮洞兮，不虛動兮，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俯仰兮。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，乘雲車，入雲蜺，游微霧，驚恍忽，歷遠彌高，以極往，經霜雪而無迹，照日光而無景，扶搖挾抱羊角而上，經紀山川，蹈騰崑崙，排閭闔，淪天門。末世之

御，雖有輕車良馬，勁策利鍛，不能與之爭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，以天爲蓋，以地爲輿，四時爲馬，陰陽爲御，乘雲陵霄，與造化者俱。縱志舒節，以馳大區，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驟而驟，令雨師洒道，使風伯掃塵，電以爲鞭策，雷以爲車輪，上游於霄霓之野，下出於無垠之門。瀏覽遍照，復守以全，經營四隅，還反於樞。』可見道家之所謂道，實與儒家不同，儒家之道，循乎日用人倫之常，而道家之道，則以出天地，超萬物，爲其極致，故道家之道，游乎方之外者也，儒家之道，游乎方之內者也，其涵義固顯然不同矣。

第二章 古代之巫祝史

道教之所謂道，其涵義固甚弘奧，但此字實從古代之神道而來。易繫辭云：『聖人以神道設教。』中庸很闡明『神道設教』之意義，引孔子言：『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？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，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』是也。故後漢時即稱道教爲鬼道，鬼道實繼神道而興者也。

古代之神道，主其事者爲巫祝史，尤異者爲立尸。中庸齋明盛服數語，即指立尸而言。傳說三代祭祀鬼神，皆有尸，但夏商無考。（禮記所言不可信）惟周代最詳，周人祭祖，以孫爲尸，盛服飲食，其父母跪拜供獻，視爲祖先所依附者。詩楚茨云：『神具醉止，皇尸載起，鼓鐘送尸，神保聿歸。』此祭畢送尸之辭也。皇尸，神保，皆尊尸之稱也。立尸之俗，據通典所說，蠻夷亦有此風。通典禮典八立尸議云：『自周以前，天地宗廟社稷，一切享祭，凡皆立尸，秦漢以降，中華則無矣。』註云：『按後魏文成帝拓拔濬時，高允獻書云：『祭尸久廢，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，祭祀宴好，敬之如夫妻，事之如父。』

母，敗損風化，黷亂情禮。」據文成帝時，其國猶在代北。又按周隋蠻夷傳，巴梁間每秋祭祀，鄉里美鬻面人，迭迎爲尸以祭之。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，亦爲尸之遺法。可知非三代獨有也。

至於巫祝史，三代以前已有之。國語楚語觀射父曰：「古者民神不雜，民之精爽不攜貳者，而又能齊肅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義，其聖能光遠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聰能聽徹之，如是則明神降之，在男曰覲，在女曰巫。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，而爲之牲器時服，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，而能知山川之號，高祖之主，宗廟之事，昭穆之世，齊敬之勤，禮節之宜，威儀之則，容貌之崇，忠信之質，禋絜之服，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。使名姓之後，能知四時之生，犧牲之物，玉帛之類，采服之儀，彝器之量，次主之度，屏攝之位，壇場之所，上下之神，氏姓之出，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。……及少暉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，夫人作享，家爲巫史。」可以爲證。尤以巫爲廣汎於世界文野之民間，實一切宗教之起原，而道教亦不能外是也。說文：「巫，祝也，女能事無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兩褻舞形。」近人據殷商卜文，則謂巫字象兩手捧玉之形。姑無論象舞形，象捧玉，要皆事神之所爲。殷人尙鬼，故重巫，如

巫咸巫賢爲相。周人立尸，視巫頗輕，如魯君因天久不雨，欲曝巫，縣子言巫乃愚婦人，曝之何益。（見禮檀弓）晉景公以巫言不驗，殺巫。（見左傳）戰國初，西門豹沈巫於河，更以滑稽出之。（見史記滑稽列傳）惟周代之楚國，則甚重巫。（見前所引楚觀射父語）按靈字从雨从巫，象神靈下附於巫之狀，楚不立尸，而以巫爲神所附者。故楚辭如九歌東皇太一云：「靈偃蹇兮姱服，芳菲菲兮滿堂。五音紛紛繁會，君欣欣兮樂康。」又雲中君云：「靈連蜷兮既留，爛昭昭兮未央，蹇將憺兮壽宮，與日月兮齊光。龍駕兮帝服，聊翱翔兮周章。靈皇皇兮既降，焱遠舉兮雲中。」此皆指巫所附之神也。及漢代而巫風更盛，蓋聚秦與六國之巫皆用之，如史記封禪書云：「長安置祠祝官、女巫，其梁巫祠天地、天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屬。晉巫祠五帝、東君、雲中、司命、巫社、巫族人，先炊之屬。秦巫祠社主、巫保、族繫之屬。荆巫祠堂下、巫先、司命、施糜之屬。九天巫祠九天，皆以歲時祠宮中。其河巫祠河於臨晉，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。」以上所云，大都女巫，亦有男巫承祀者，蓋自周以來，巫覡已混合稱之也。例如後漢人撰曹娥碑，稱其父婆婆樂神，竟以溺死，此則男巫之證也。然女巫迄後世仍盛行，如晉書夏統傳云：「其從父敬寧祠先人，迎女巫章丹、陳珠二人，並有國色，莊服甚麗，善歌舞。又能隱形匿影，甲夜之初，

撞鐘擊鼓，間以絲竹。丹珠乃拔刀破舌，吞刀吐火，雲霧杳冥，流光電發。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，難統。於是共給之曰：從父間疾病得瘳，大小以爲喜慶，欲因其祭祀，並往賀之，卿可俱行乎？統從之，入門，忽見丹珠在中庭，輕步佻舞，靈談鬼笑，飛觸挑拌，酬酢翩翻。此皆仍以女巫爲重。後代男巫遂有女裝歌舞祈禱者，或因禁令，或由其他變遷。如唐時新羅之花郎，實由女巫而改變，使貴族子弟裝飾女子，敷粉塗脂，攜挈徒侶，遊行山川，號爲混融三教（儒、釋、道）亦稱仙花，仙源，此乃東北女巫之遺風。今西伯利亞滿洲之薩曠教，其男巫亦或作女裝跳舞，而楚粵之端公、喃巫等類，亦如是也。雲南貴州之苗、獠諸族，亦暢行巫風，且世俗亦竟呼爲道士。仲家花苗羅羅三種言語不同，雖有文字，而已失傳，雖有書而波摩（道士）亦不解。羅羅道士用羊皮鼓；雲南之散民，子君羅羅皆有經文與覲爸。獠人皆不識文字，但有覲爸之經典，呪語用之，而覲爸於文氣之較深者，亦不能解。至江南所謂師娘之類，以看香頭鬼神附體之事惑人，亦皆女巫之類耳。今中國之道教，雖與通行之巫覲似有分別，然其祈禱禁呪之術，何以異耶。

祝，說文：『祝，主贊事者。』此爲以言詞告於鬼神之人。詩楚茨：『工祝致告。』是也。又爲迎送鬼

神享祀，從旁侑勸之人，詳見儀禮。楚辭招魂亦云：「工祝招君，背行先些。」此言祝迎神而導之入也。故祝須有口才，以美言悅神。孔子云：「不有祝鮀之佞……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（見論語）凡祝有告神之致饗詞，亦有代神致答之賜嘏辭。今舉後漢書祭祀志註以見一斑：「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：『孝曾孫皇帝志，使有司臣太常撫，夙興夜處，小心畏忌，不墮其身，敢用絜牲一元大武、柔毛、剛鬣、商祭、明視、薌蕕、嘉薦、普淖、鹹醢、豐本、明粢、醪，用薦酌事於恭懷皇后，尙饗。』嘏辭云：『賜皇帝福，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，使爾受祿于天，宜稼于田，眉壽萬年，介爾景福，俾守爾民，勿替引之。』後代除家庭外，凡神廟皆以道士爲廟祝，今俗稱爲太保者也。

史在周代，甚爲重視，一切帝王神話，皆由彼傳說。嗣後另成專家，不與巫祝爲緣矣。

第二章 老莊列之學說

巫祝史固爲道教之來源，然道教所宗，厥爲老子，此蓋西漢以來之故事。唐奉道教，以老子姓李名耳，爲唐帝祖宗，尊爲太上玄元皇帝，號其書爲道德真經，因並莊周列禦寇亦贈爲真人，稱莊子書爲南華真經，列子書爲冲虛至德真經。其實史記老子列傳於其身世，多爲簡悅之詞。故所叙老子姓名鄉里及其子孫，必皆後人所竄改，非原有也。至於道教必宗老子奉爲開祖者，何歟？不過利用老莊列諸人之書而已。試舉如下：

老子云：『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』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，專氣致柔能嬰兒乎，滌除元覽能無疵乎。』『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』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

今，其中有物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。強爲之名曰大。』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』

更觀莊子，語尤恢奇，其言云：『列子御風而行，冷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』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』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』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，伏戲得之以襲氣母，維斗得之終古不忒，日月得之終古不息。堪坏得之以襲峴崙，馮夷得之以遊大川，肩吾得之以處大山，黃帝得之以登雲天，顓頊得之以處玄宮，禺強得之立乎北極，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。』又託廣成子語黃帝云：『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，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。必靜必清，無勞女形，無搖女精，乃可以長生。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心無所知，女神將守形，形乃長生。慎女內，閉女外，多知爲敗。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，至彼，至陽之原也；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，至彼，至陰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陰陽有藏，慎守女身，物將』

自壯。我守其一，以處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，吾形未常衰。」

若夫列子書出於晉代，正莊老清談隆盛之時，猶能推波而助瀾。其言云：「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山上有神人焉，吸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，心如淵泉，形如處女，不假不愛，仙聖爲之臣。」周穆王執化人之祛，騰而上者中天迺止，暨及化人之宮，構以金銀，絡以珠玉，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，望之若屯雲焉。耳目所觀聽，鼻口所納嘗，皆非人間之有。王實以爲清都、紫微、鈞天、廣樂，帝之所居。」
「渤海之東，不知幾億萬里。有大壑焉，實惟無底之谷。其下無底，名曰歸墟。八紘九野之水，天漢之流，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。其中有五山焉，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萊。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，其頂平處九千里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，以爲鄰居焉。其上臺觀皆金玉，其上禽獸皆純縞，珠玕之樹皆叢生，華實皆有滋味，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，一日一夕，飛相往來，不可數焉。」

以上皆不過舉其大略，後來之道經，皆莫能出其範圍。故自有老莊列三家之書，定爲真經，（奉老子爲道德經，漢代已然）而道教之基礎始立。

第四章 秦漢之方士

老莊列之學說，果如何爲道教利用乎？當戰國之初，已有方士爲修養之術，故莊子刻意篇云：「吹呬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爲壽而已矣。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」蓋莊子亦所不滿者也。然而楚國已高談之，楚辭遠遊云：「飡六氣而飲沆瀣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。保神明之清澄兮，精氣入而穢除。」吸飛泉之微液兮，懷琬琰之華英。玉色頰以脃顏兮，精純粹而始壯。」蓋在戰國之季，不第呼吸吐納，爲當世所習慕，且昇仙之談，亦爲所樂道。而老子之言，亦遂引用焉。故遠遊又云：「載營魄而登霞兮，掩浮雲而上征。命天閭其開關兮，排閭闔而望予。召豐隆使先導兮，問太微之所居。集重陽入帝宮兮，造旬始而觀清都。朝發軔於大儀兮，夕始臨乎於微闕。屯余車之萬乘兮，紛容與而並馳。駕八龍之婉婉兮，載雲旗之逶迤。建雄虹之采旄兮，五色雜而炫燿。服偃蹇以低昂兮，騶連蜷以驕驚。騎膠葛以雜亂兮，班漫衍而方行。挽余轡而正策兮，吾將過乎句芒。歷太皓以右轉兮，前飛廉以啓路。陽杲杲其未光兮，凌天地以徑度。風伯爲余先驅兮，氛埃辟而清涼。鳳皇翼其承旂兮，

遇摩收乎西皇。擊彗星以爲旂兮，舉斗柄以爲麾，叛陸離其上下兮，游驚霧之流波，時曖曖其曠莽兮，召玄武而奔屬，後文昌使掌行兮，選署衆神以並轂，路曼曼其修遠兮，徐引節而高厲，左雨師使徑侍兮，右雷公以爲衛，欲度世以忘歸兮，意咨嗟以担橋，內欣欣而自美兮，聊娯娛以淫樂。』可見楚國對於仙人之說，已極爛漫之至。而齊燕方士，尤播傳於北方，此其何故歟？戰國諸王，貴極富溢，所不足者，長生不老，昇爲神仙耳。然欲使彼等効呼吸引伸靜坐默想之功，決所不耐。方士乃迎合之，爲之求仙及長生藥，使可不勞而獲成仙。此彼輩之所甘心，不惜耗人民之脂膏金錢，供方士之用者也。故史記《封禪書》云：『自齊威宣時，騶子之徒，論著終始五德之運。及秦帝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毋忌、正伯僑、充尚、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，爲方僊道，形皆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，而燕齊海上之方士，傳其術不能通。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，自此興，不可勝數也。自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，去人不遠，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，蓋嘗有至者。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，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銀爲宮闕，未至望之如雲，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，臨之，風輒引去，終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及至秦始皇并天下，至海上，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。始

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，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，船交海中，皆以風爲解。曰：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。及漢武帝尊少君，少君言於上曰：「祠竈則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，黃金成，以爲飲食器，則益壽；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。以封禪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臣常遊海上，見安期生，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。安期生僊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於是天子始親祠竈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沙諸藥齊（與劑同）爲黃金矣。」於是祠祭服食之術皆由此盛。劉向爲漢大儒，成帝時亦學燒煉黃白之術。漢書劉向傳：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，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，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，及鄒衍重道延命方，世人莫見，而更生（卽劉向）父德，武帝時治淮南獄，得其書，更生幼而讀誦，以爲奇，獻之，言黃金可成。上令典尙方鑄作事，費甚多，方不驗。」而列仙傳亦相傳爲向所撰焉。王莽專心復古，亦好神仙之言，莽傳云：「伏念紫閣圖文，太一、黃帝，皆得瑞以僊。」又漢書郊祀志云：「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，各順色置其方面，先鬻（與煮同）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，漬種，計粟斛成一金。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。」師古注：「五色禾也，谷永所謂耕耘五德也。」（谷永亦成帝時學者，但不信仙道）其勤求昇僊可想。其時有道士西門君惠，劉向之子，歆信其言，欲代莽

爲帝而卒被殺者，亦卽方士也。迄於東漢，此風彌彰，所謂方士之道術，已漸合併於道教之中。後漢書方術傳云：『神經、怪牒、玉策、金繩、關扃於明靈之府，封滕於瑤壇之上者，靡得而闕也。至乃河洛之文，龜龍之圖，箕子之術，師曠之書，緯候之部，鈴決之符，皆所以探抽冥蹟，參驗人區，時有可聞者焉。其流又有風角、遁甲、七政、元氣、六日七分、逢占、日者、挺專、須臾、孤虛之術，及望雲、省氣、推處祥妖，時亦有以效於事也。而斯道隱遠，玄奧難原。』由是一切占卜星緯之法，亦皆併入於道教之中。三國之士，更耽其說。魏文帝典論曰：『潁川卻儉能辟穀，餌伏苓。甘陵甘始亦善行氣，老有少容。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，並爲軍吏。初，儉之至市，伏苓價暴貴數倍，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，餐伏苓，飲寒水，中泄利，殆至隕命。後始來，衆人無不鷓視狼顧，呼吸吐納，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，氣悶不通，良久乃蘇。左慈到，又競受其補導之術，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，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。人之逐弊，乃至於是。光和中，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，自以當仙。濟南孫邕少事之，從至京師，會和平病死，邕因葬之東陶。有書百餘卷，藥數囊，悉以送之。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，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。劉向惑於鴻寶之說，君游眩於子政之言，古今愚謬，豈惟一人哉。』東阿王作辯道論曰：『世有方士，吾王悉所招致，甘陵有甘始，廬江有

左慈，陽城有卻儉。始能行氣導引，慈曉房中之術，儉善辟穀，悉號有三百歲。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，誠恐世人之徒，接奸宄以欺衆，行妖慝以惑民，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，求安期於海島，釋金輅而履雲輿，乘六驥而美飛龍哉。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，咸以爲調笑，不信之矣。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，奉不過於員吏，賞不加於無功，海島難得而游，六轂難得而佩，終不敢進虛誕之言，出非常之語。余常試卻儉，絕穀百日，躬與之寢處，行步起居自若也。夫人不食七日則死，而儉乃如是，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，而不憚饑饉焉。左慈善修房內之術，差可終命，然自非有志至精，莫能行也。甘始者，老而有少容，自諸術士咸共歸之，然始辭繁寡實，頗有怪言。余常辟左右，獨與之談，問其所行，溫顏以誘之，美辭以導之。始語余，吾本師姓韓，字世雄，嘗與師於南海作金，前後數四，投數萬斤金於海。又言，諸梁時，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，割玉方，時悔不取也。又言，車師之西國，兒生擘背出脾，欲其食少而努行也。又言，取鯉魚五寸一雙，令其一煮藥，俱投沸膏中，有藥者奮尾鼓腮，游行沈浮，有若處淵，其一者已熟而可噉。余時問言，率可試不？言是藥去此逾萬里，當出塞。始不自行，不能得也。言不盡於此，頗難悉載，故粗舉其巨怪者。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，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。』故道教之方術，遂以多端。試引淵鑑類函道部

崔元山瀨鄉記曰：『老子爲十三聖師，養性得仙，各自有法，凡三十六。或以五行六甲陳，或以服食度骨筋，或以深巷大巖門，或以呼吸見丹田，或以流理還神丹，或以獻歛遊天山，或以元陽長九分，或以恬澹存五官，或以清淨飛凌雲，或以三神及斗迴，或以三五竟復還，或以聲罔處海濱，或以三黃居鬼魂，或以太乙行成均，或以六甲御六丁，或以祭祀致鬼神，或以吹响沈深泉，或以命門固靈根，或以璇璣得玉泉，或以專守升于天，或以混沌留我年，或以把握知塞門，或以太乙柱英氛，或以虛無斷精神，或以黃庭乘僮人，或以柱天得神仙，或以玉衡上柱天，或以六甲遊玄門，或以導引俛仰伸，或以寂寞在人間，或以藥石上騰雲，或以九道致紅泉，或以厥陰三毛間，或以去欲但存神。』其門類之紛歧，蓋不可勝計，然皆由秦漢方士彙集而來。今之道藏，亦莫能外是耳。

第五章 漢書藝文志

因方士之各種方術，其後悉包容於道教，故後世道藏之書，駁雜乃不可倫。試以漢書藝文志所記，稽之道藏所收者，略較於次：

漢書藝文志：伊尹五十一篇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。謀八十一篇。言七十一篇。兵八十五篇。辛甲二十九篇。鬻子二十二篇。筮子八十六篇。老子鄰氏經傳四篇。老子傅氏經說三十篇。老子徐氏經說六篇。劉向說老子四篇。文子九篇。蜎子十三篇。關尹子九篇。莊子七十二篇。列子八篇。老成子十八篇。長盧子九篇。王狄子一篇。公子牟四篇。田子二十五篇。老萊子十六篇。黔婁子四篇。宮孫子二篇。鵬冠子一篇。周訓十四篇。黃帝四經四篇。黃帝銘六篇。黃帝君臣十篇。雜黃帝五十八篇。力牧二十二篇。孫子十六篇。捷子二篇。曹羽二篇。郎中嬰齊十二篇。臣君子二篇。鄭長者一篇。楚子三篇。道家言二篇。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。

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讓，易之謙謙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，則欲絕去禮學，兼棄仁義，曰：『獨任清虛，可以爲治。』以上皆道家之說，其被收入於道教書中，也固屬當然。且如老莊列諸子，唐代皆尊爲真經，乃至亢倉關尹之流，亦皆以真經奉之，固視爲道教之根本矣。

『容成陰道二十六卷。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。堯舜陰道二十三卷。湯盤庚陰道二十卷。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。天一陰道二十四卷。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。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。』

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。

房中者，情性之極，至道之際，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，而爲之節文。傳曰：『先王之作樂，所以節百事也。』樂而有節，則和平壽考；及迷者弗顧，以生疾而隕性命。』

『宓戲雜子道二十篇。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。道要雜子十八卷。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。黃帝岐伯按摩十卷。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。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。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

十二卷。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。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。

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。

神僊者，所以保性命之真，而游求其外者也。聊以盪意平心，同死生之域，而無怵惕於胸中。然而或者專以爲務，則誕欺怪迂之文，彌以益多，非聖王之所以教也。孔子曰：「索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不爲之矣。」

以上所列漢書藝文志，僅道家、房中、神僊三家，除已亡佚外，皆爲後世道書所必收。且道藏之中，於此藝文志三家之外，若諸子中名法、墨、兵、農、諸家，與占星、陰陽、五行、雜占、卜、醫經、醫方，凡屬數術、方伎諸家之書，莫不收入，以及地形之山海經等，亦不能捨之。淮南之類更無論矣。至於儒家之周易，更爲道教所奉爲瓊寶，蓋道教修養之術，尤必藉易說以宣傳焉。甚如揚雄之太玄經，亦爲道教囊中物。而兵家陰謀，尤爲道士所利用。唐道士李筌，遂自造黃帝陰符經，後人推爲闡道教之祕奧，包容諸子，爲百家之淵泉，而後世之藉道書以稱兵者，則以託於黃帝風后之鈴機，紅巾白蓮之徒，更自言有剪草爲馬，撒豆成兵之道術，何莫由方士而出耶。

第六章 道教之形成

迨後漢時，而道士之名稱遂固定，而道之名亦由是起。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，桓譚新論尙稱爲方士，可證方士改稱道士，端在前後漢交替之時也。後漢書第五倫傳云：「所過輒爲糞除而去，陌上號爲道士。」此可見道士以清潔爲標幟，人民皆習知其名矣。至順帝時而有太平道出現。後漢書襄楷傳云：「初，順帝時，琅邪宮崇詣闕，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，皆縹白素朱，介青首朱目，號太平清領書。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，而多巫覡雜語。有司奏：「崇所上妖妄不經，」乃收藏之。後張角頗有其書焉。」註引『太平經』（按今道藏中尙有之，在太平部凡一百十九卷，云多缺卷）曰：「吾書中善者，悉使青下而丹目，合乎吾之道，乃丹青之信也。青者主仁而有心，赤者太陽，天之正色也。二天失陰陽則亂其道，地失陰陽則亂其財，人失陰陽則絕其後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，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。今天垂象爲人法，故當承順之也。」又曰：「天上有常神聖，要語時下授人以言，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。人衆得之謂神呪也。呪百中百，十中十，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，用之

所向無不愈也。〔桓帝時，襄楷又上書言：「前者宮崇所獻神書，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，亦有興國廣嗣之術，其文易曉，參同經典，而順帝不行。」〕註引「太平經典帝王篇曰：真人問神人曰：『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，豈可聞邪？』神人言：『但順天地之道，不失銖分，則立致太平。元氣有三名，爲太陽、太陰、中和；形體有三名，爲天、地、人；天有三名，爲日、月、星，北極爲中也。地有三名，爲山、川、與平土；人有三名，爲父、母、子；政有三名，爲君、臣、人。此三者，常相得，腹心不失，銖分使其同一，擾合成一家，立致太平，延年不疑也。』又問曰：『今何故其生子少也？』天師曰：『善哉，子之言也，但施不得其意耳。如令施其人，欲生也，開其玉戶，施種於中，比若春種於地也，十十相應和而生，其施不以其時，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，十十盡死，固無生者。真人欲重知其審，今無子之女，雖日百施其中，猶無所生也，不得其所生之處，比若此矣。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，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。今太平氣到，或有不生子者，反斷絕天地之統，使國少人。理國之道，多人則國富，少人則國貧。今天上皇之氣已到，天皇氣生，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。』此實道敎經典之緣起，卽真人天師之名位亦由此出。（真人之稱，已見莊子。天師名詞，亦襲用莊子黃帝稱牧馬童子者。）未幾而張角之亂作。後漢書皇甫嵩傳云：『初，鉅鹿張』

角自稱大賢良師，奉事黃老道，畜養弟子，跪拜首過，符水呪說以療病，病者頗愈，百姓信向之。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，以善道教化天下，轉相誑惑，十餘年間，衆徒數十萬。連結郡國，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，莫不畢應。遂置三十六方，方猶將軍號也。大方萬餘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帥。訛言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以白土書京城寺門，及州郡官府，皆作甲子字。角等知事已露，晨夜馳勅，諸方一時俱起，皆著黃巾爲標幟，時人謂之黃巾，亦名爲蛾賊，殺人以祠天。角稱天公將軍，角弟寶稱地公將軍，寶弟梁稱人公將軍，所在燔燒官府，劫略聚邑。其後張角雖平，而于吉尙傳道江南。三國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曰：「時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立精舍燒香，讀道書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，吳會人多事之。策嘗於郡城門樓上，集會諸將賓客，吉乃盛服，杖小函，漆畫之，名爲仙人籙，趨度門下。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，掌賓者禁訶不能止。策卽令收之，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，請救之。母謂策曰：「于先生亦助軍作福，醫護將士，不可殺之。」策曰：「此子妖妄，能幻惑衆心，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，盡委策下樓禮拜之，不可不除也。」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。策曰：「昔南洋張津爲交州刺史，舍前聖典訓，廢漢家法律，常著絳帕頭，鼓琴燒香，讀邪俗

道書，云以助化，卒爲南夷所殺。此甚無益，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籙，勿復費紙筆也。」卽催斬之，縣首於市，諸事之者，尙不謂其死，而云尸解焉，復祭祀求福。《志林》曰：「初，順帝時，琅邪宮崇詣闕，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，自素朱界，號太平青領道，凡百餘卷。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，于吉是時近已百年。」今稱道士爲黃冠，蓋卽襲黃巾之服色，而張津著絳帕頭，又爲後代紅巾所自仿也。

然後漢之季，以道術惑人者，尙不止此。《三國志張魯傳》云：「祖父陵（道教稱爲張道陵）客蜀，學道鶴鳴山中，造作道書，以惑百姓，從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號稱米賊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魯復行之。」魯遂據漢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號師君。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，受本道已信，號祭酒，各領部衆，多者爲治頭大祭酒。皆教以誠信不欺詐，有病自首其過，大都與黃巾相似。諸祭酒皆作義舍，如今之亭傳，又置義米肉，懸於義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，若過多，鬼道輒病之。犯法者，三原然後乃行刑，不置長吏，皆以祭酒爲治，民夷便樂之。」《註引典略》曰：「熹平中，妖賊大起，三輔有駱曜，光和中，東方有張角，漢中有張脩。駱曜教民緬匿法，角爲太平道，脩爲五斗米道。太平道者，師持九節杖爲符祝，教病人叩頭思過，因以符水飲之，得病，或日淺而愈者，則云此人信道，其或不愈，則爲不信道。脩法略與角同，加

施靜室，使病者處其中思過。又使人爲姦令祭酒，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，號爲姦令。爲鬼吏，主爲病者請禱。請禱之法，書病人姓名，說服罪之意，作三通；其一上之天，著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沈之水，謂之三官手書。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爲常，故號曰五斗米師。實無益於治病，但爲淫妄，然小人昏愚，競共事之。後角被誅，脩亦亡，及魯在漢中，因其民信，行脩業。遂增飾之，教使作義舍，以米肉置其中，以止行人。又教使自隱，有小過者，當治道百步，則罪除。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殺，又禁酒。流移寄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。』蓋當時天下大亂，人民不保其生，天師道據險自治，能撫養民夷，故信從者衆耳。其後張魯雖降於曹操，而彼之天師道，遂流行於全國，今之張天師，卽從此而來也。

第七章 天師道之盛行及其變動

晉代奉天師道者甚衆，雖智識之士及名族子弟，亦樂從之。如王羲之卽世奉天師道者。晉書王羲之傳：『羲之次子凝之，爲會稽內史。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，凝之彌篤。孫恩之攻會稽，寮佐請爲之備。凝之不從，方入靖室請禱，出語諸將佐曰：『吾已請大道，許鬼兵相助，賊自破矣。』既不設備，遂爲孫恩所害。』孫恩傳云：『世奉五斗米道，叔父秦，見天下兵起，扇動百姓，私集徒衆，三吳士庶多從之。爲會稽王道子所誅，恩逃於海。衆聞秦死，惑之，皆謂蟬蛻登仙，故就海中資給。恩聚合亡命，得百餘人，志欲復讎。及元顯縱暴吳會，百姓不安。恩因其騷動，自海攻上虞，殺縣令，因襲會稽，害內史王凝之，有衆數萬。於是會稽吳郡等凡八郡一時俱起，殺長史以應之，旬日之中，衆數十萬。恩據會稽，號其黨曰長生人，宣語令誅殺異己，有不同者戮及嬰孩，由是死者十七八。畿內諸縣處處蜂起，朝廷震懼，內外戒嚴。後爲劉裕所破，恩赴海自沈，妖黨及妓妾，謂之水仙，投水從死者百數。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。』循亦名族之裔，後亦敗死。此則天師道亦效張角之黃巾而起事者也。孫恩王凝之同奉天師

道，而同道相殘，亦暴惡矣。然天師道終不衰。鍾嶸詩品云：『謝靈運生於會稽，其家以子孫難得，送靈運於杜治養之，十五方還都，故名客兒。』此所謂治者，即天師道所設，分布各地者也。人家以嬰兒託之，信其可得神佑耳。

雲笈七籤卷二十八云：『謹按：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云：一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，下二十四治。上八治，中八治，下八治，應天二十四氣，合二十八宿，付天師張道陵奉行布化。張天師諱道陵，字輔漢，於蜀郡臨邛縣渠亭山赤石城中，靜思精至。五月一日夜半時，有千乘萬騎來下，至赤石城前，金車羽蓋，步從龍虎，鬼兵不可稱數。有五人，一人自言，吾是周時柱下史也；一人自言，吾是新出太上老君也；一人云，吾是太上高皇帝，中黃真君也；一人言，吾是漢師張良子房也；一人言，吾是佐漢子淵天師外祖也。子骨法合道，當承老君忠臣之後，今授子鬼號，傳世子孫爲國師，撫民無期。於是道陵方親受太上質勅，當步綱躡紀，統承三天，佐國扶命，養育羣生，整理鬼氣，傳爲國師。依其度數，開立二十四治，十九靜慮，授以正一盟威之道。伐誅邪僞，與天下萬神分付爲盟，悉承正一之道也。』
上皇元年七月七日，無上大道老君所立，上品治八品，訣要掌中。伏虜造天地，五龍布山嶽。老君立位

治，以用化流愚俗。學者不得貪競，欲仙道克成，可傳之與質朴也。

第一陽平治。第二鹿堂山治。第三鶴鳴神山治。第四滴沅山治。第五葛瓊山治。第六庚除治。第七秦中治。第八真多治。

無極元年十月五日，真正無極太上立治中八品氣要訣，在掌中，第一昌利治。第二隸上治。第三涌泉山神治。第四稠梗治。第五北平治。第六本竹治。第七蒙秦治。第八平蓋治。

無上二年正月七日，無爲大道玄真立下八品治氣要訣，在掌中，第一雲臺山治。第二盡口治。第三後城山治。第四公墓治。第五平岡治。第六圭簿山治。第七玉局治。第八北邙山治。玄都律第十六云：「治者性命魂之所屬也。」五嶽名山圖云：陽平治，鹿堂治，鶴鳴治，沅沅治，葛瓊治，庚除治，秦中治，真多治。

右八治是上品，並是後漢漢安元年，太上老君所立。

昌利治，隸上治，涌泉治，稠梗治，北平治，本竹治，蒙秦治，平蓋治。
右八治，是中品，置如前云。

雲臺治， 澧口治， 後城治， 公慕治， 平岡治， 主簿治， 玉局治， 北邙治。

右八治，是下品，置如前云。

岡氏治， 白石治， 鍾茂治， 具山治， 地圖云：此四治在京師東北。

右此四治，是張天師所加，充前二十四治，合成二十八治，上應二十八宿。

平公治， 公慕治， 天台治， 瀨鄉治， 樽領治， 代元治， 和里治， 漓沅治。

右是天師更加此八治以配八品，周布四海，鎮國化人也。『今俗傳張天師印爲陽平治都功字樣，即從此而來，陽平治爲二十八治之一，都功者，不過治中之一職事而已。』

然天師道之外，非無別派，如晉之葛洪即其一也。晉書洪傳云：『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，從祖玄，吳時學道得仙，號曰葛仙公，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。洪就隱學，悉得其法焉。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，玄亦內學，逆占將來。見洪深重之，以女妻洪。洪傳玄業，兼綜練醫術。凡所著撰，皆精覈是非，而才章富贍。』在山積年，著述不倦，其自序曰：『世儒莫信神仙之書，不但大而笑之，又將謗毀真正。故予所著子，言黃白之事，名曰內篇。其餘駁難通釋，名曰外篇。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，雖不足藏諸』

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，以示識者。自號抱朴子，因以名書。』洪之所著，推闡仙道，播傳甚力，可謂道教之功臣。梁時有陶弘景。梁書陶弘景傳云：『得葛洪神仙傳，晝夜研尋，便有養生之志。謂人曰：『仰青雲，視白日，不覺爲遠矣。』止于句容之句曲山，恆曰：『此山下是第八洞宮，名金壇華陽之天，周回一百五十里。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道，來掌此山，故謂之茅山。』乃中山立館，自號華陽隱居，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，遍歷名山，尋訪仙藥。』傳又言弘景好著述，尙奇異，善辟穀導引之法，此皆道教所賅容者也。三茅君者，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：『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，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，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。先是其邑謠歌曰：『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升入秦清，時下玄洲戲赤城，繼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學之臘嘉平。』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俱對，此仙人之歌謠，勸帝求長生之術。於是始皇欣然，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嘉平。』此證茅山道更遠在天師道以前，今之茅山道士，尙崇奉三茅君，不與天師道同科也。

故南朝時，道教除天師道外尙有三茅仙道特起。卽北朝之天師道，亦有人起而奪之，發生變動。魏書釋老志云：『世祖時，道士寇謙之，少修張魯之術，服食餌藥，歷年無效。守志嵩岳，精專不懈。忽遇

大神乘雲駕龍，導從百靈，仙人玉女，左右侍衛，集止山頂，稱太上老君。謂謙之曰：「往辛亥年，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，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，地上曠誠，修善之人，無所師授，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，立身直理，行合自然，才任軌範，首處師位。吾故來觀汝，授汝天師之位，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，號曰並進言。吾此經誡，自天地開闢以來，不傳於世，今運數應出，汝宣吾新科，清整道教，除去三張偽法，租米錢稅，及男女合氣之術。大道清虛，豈有斯事，專以禮度爲首，而加之以服食閉練。」復遇牧士上師李譜文來臨，授謙之天中三真太文錄，劾召百神，壇位禮拜，衣冠儀式，各有差品，凡六十餘卷，號曰錄圖真經，付汝奉持，轉佐北方秦平真君，出天宮靜論（當作輪）之法，能興造克就，則起真仙矣。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，其中行教甚難，但令男女立壇宇，朝夕禮拜，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，其中能修身練藥，學長生之術，卽爲真君種民藥。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，皆有決要。」於是魏世祖（太武帝）欣然，崇奉天師，顯揚新法，宣布天下，道業大行。遂立天師道場，改元太平真君，建靜輪天宮。並因崇道之故，滅佛教，殺僧徒，毀佛寺，其後佛教雖復，而後魏諸帝，每卽位，必親至道壇，受道士符籙，從此道教不復爲張氏天師道所專有矣。

第八章 道佛二教之相排

自道教初興，佛道亦即輸入。相傳漢明帝求佛教於西域，輸入佛經佛像。但亦有謂秦及西漢末，佛教已傳入者，非本書所論。明帝之弟楚王英，即以奉佛稱。後漢書楚王英傳言：英喜黃老學，爲浮屠齋戒祭祀。明帝詔云：『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尙浮屠之仁祠，潔齋三月，與神爲誓，何嫌何疑，當有悔吝。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』桓帝亦兼好佛老。後漢書襄楷傳：『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，此道清虛，貴尙無爲，好生惡殺，省慾去奢。』可見佛教初入，尙沿襲道稱，號爲浮屠道，與道教並重。儒釋道三教之名稱，遠在其後。（陶弘景茅山長沙館碑：『百法紛湊，無越三教之境。』道佛並重，乃至三教並崇，則後代尙然，今猶如是。）南齊書張融傳：『病卒，遺令入殮，左手執孝經，老子，右手執小品法華經。』即陶弘景信道亦兼信佛，南史陶弘景傳云：『曾夢佛授其菩提記，云名爲勝力菩薩，乃詣鄆縣阿育王塔，自誓受五大戒。』既沒遺令：『冠巾法服，左肘錄鈴，右肘藥鈴，佩符絡左腋下，繞腰穿環，結於前，釵符於髻上，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。道人道士並在門中，道人左，道士右，百日內，夜常燃燈，

且常香火。弟子遵而行之。』道人卽僧，道士卽道也。是今人於喪中兼延僧道誦經，有由來矣。

然而道士對於佛教之輸入，信奉者日盛，恐奪其衣食，遂起競爭。其始倡爲老子西遊化胡成佛，以佛爲道教弟子，此說已起於東漢之時。後漢書襄楷傳云：『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。』後世道經如老子西昇經，老子化胡經之類，益推波助瀾，證成其事，而佛教徒亦遂造作經典。海錄碎事引清淨行法經：『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，儒童菩薩，彼稱孔丘。淨光菩薩，彼稱顏回。摩訶迦葉，彼稱老子。』釋藏中無此經名，蓋係僞造。按唯識述記：『摩納縛迦，此云孺童，釋尊往昔爲孺童菩薩，供養燃燈佛，見瑞應經。』又心地觀經作摩納仙人，皆指如來，無孔子爲孺童之說。蓋訛儒爲儒，遂以屬之孔子也。溧水縣南相傳有儒童祠，本孔子祠，南唐改曰儒童寺。蓋自東漢以來，道佛二教相爭爲師，互相排詆，遂日以激烈矣。南史顧歡傳：『歡以佛道二家，互相非毀。論之曰：『五帝三皇，不聞有佛國師。道士無過老莊，儒林之宗，孰出周孔。若孔老非聖，誰則當之。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，道則佛也，佛則道也，其聖則符，其跡則反。佛道齊乎達化，而有夷夏之別。今以中夏之性，效西戎之法，既不全同，又不全異，下育妻孥，上絕宗祀，嗜欲之物，皆以禮伸，孝敬之典，獨以法屈，悖禮犯順，曾莫之覺，弱喪忘歸，孰識其舊。佛教

文而博，道教質而精，精非麤人所信，博非精人所能。佛言華而引，道言實而抑，抑則明者獨進，引則昧者競前。佛經繁而顯，道經簡而幽，幽則妙門難見，顯則正路易遵。此二法之辯也。『歡論雖同二法，而意黨道教，此蓋保護國教之盛心，而北朝魏太武帝崇道滅佛，亦信崔浩之言，以佛爲胡神耳。袁粲託爲道人通公，與之相駁，此兩家爭論，但及玄義而已。後乃互詆益甚，決發鄙狠。佛徒作『笑道論』，（見廣弘明集卷九）道流亦作『道笑論』以敵之。兩家著作日多，極盡村婦對罵之致。茲舉癸巳類稿所記，以見一斑。』周天和五年，甄鸞上『笑道論』，五月十日，羣臣詳議，以爲傷蠹道法，卽於殿廷焚蕩。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，今僧徒私寶之，書不可滅，故道家聊笑焉。『笑道論』曰：『文始傳云：『老子與尹喜遊天上，入九重白門，天帝見老便拜，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。』道家笑曰：『廣弘明集造吳書云：『闕澤對吳主曰，若以孔老與佛比方，孔老二教法天制用，不敢違天，諸佛設教，天法奉行，不敢違佛。』以此言之，實非比對，與道爭奇。至謂天有不敢，可云奇特。又言天帝供養釋種，稽首頂禮。生集沙門，不拜王者，已是亂民，今復死傲天帝，豈非狂鬼，混沌之談，七情不備，竟無懼心，良可笑也。』笑道論曰：『臣就觀學，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，三五七九，男女交接之道，四目四鼻，兩口兩舌，兩手兩心，正對陰陽，法二十四氣之

數行道。（依辯正論出道謬僞篇引較詳。）道家笑曰，就寺披經，尤堪撫掌。大集經（有函虛函）云，賢劫初，大三摩多夫人貪欲，驢根出見，就之生子。觀佛三昧經云，佛出身根，繞須彌山七匝。又云，佛化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，乃至六日，纏綿不已。大威德陀羅尼經云，佛告阿難，如一婦人，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，不可令其知足。有五疽蟲戶在陰道中，常惱彼女，令其動作。樓炭經，叨利天品云，兜率天相牽手，他化自在天念，淫即成立。世論云，諸天以泄氣爲樂。佛避女色，止畏衰相，既不敢淫，又欲泄氣，與淫女合，即云非遠，何取握固。六周日昏。劉晝傳，奕人俱通雅，挾僧隱私，言僧尼不昏，天胎殺子，道譬狼餐，釋乃鼠竊，貪慕噴螫，良可笑也。笑道論曰：一文始傳云，道生東方爲木，男也，釋生西方爲金，女也。案金克木，官鬼爲夫，佛應是男；道乃爲女。道家笑曰，循檢後漢佛書初入中國，即有彌勒爲女身經，轉女身菩薩經。（後漢失譯，唐智深開元釋教錄猶載其目。）佛本是女，是好女子，何勞深諱，甄鸞所案星命偏詞，道家所依，天下通義。孔子元辰經（蕭吉五行大義）云，男立命於寅，女立命於申，陰能損陽，故金克木，若言官鬼爲夫，則是專論女人年命。（古用六字，以太歲言。）五色取間，箕畢從好，木八誠女，金九誠男，然金四嫁丙，豈得非女。又日生於東，是爲陽宗，月生於西，是爲陰宗，盛德在木，春東爲

陽，盛德在金，秋西爲陰，道不遠天，就居男位，天不遠佛，乃生西方。鸞不明理，使陰陽錯，良可笑也。笑道論曰：「佛書南無，是爲梵語，道言西金畏火，南方無佛，又言胡王，以老子南化天竺，乃稽首稱南無佛。」道家笑曰：歸命還音，應云曩膜，此方學者，不習番言，南無之文，解之失憎。僧徒本意，強取南無，以示希有，亦未得也。和尙桑門，亦是番名，苾芻、苾芻夷，（優婆夷是此夷字，今作尼者，亦僧徒妄誕之證。）本有正音，今則比丘比丘尼，忽飾華文，上比孔聖，自是志高，還譯語佛，殆將不曉。不夷不夏，名號無稽，良可笑也。笑道論曰：「老子化胡，老子妻憤陀利爲釋迦佛，又尹喜等爲佛使闍賓國，一時五佛頓出。」道家笑曰：清淨法行經（法苑珠林）云：「佛遣三弟子，儒童菩薩爲孔子，光淨菩薩爲顏淵，摩訶迦葉爲老子。」（可參看前章所引海錄碎事，語有異同。）空寂所聞經（辨正論）云：「迦葉爲老子。」須彌四域經（辨正論）云：「應聲大士爲伏羲，吉祥菩薩爲女媧。」佛生年有限，不聞上及伏羲女媧，下及孔子顏淵，五佛同時，可云老作，萬年各聖，定非佛遣。佛家宏旨，感見不定，則道遣五佛，卽是禪會。鸞譏頓出，識等醜難。又老子化胡，後漢襄楷已明言之，其時佛法初至中國，語必不虛。又爲女身經轉女身經，後漢不譯，殆諱債陀利事。魏書于闐傳云：「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。」西域自言佛是

老子所化，甄鸞不達，乃復笑之，不成笑道，正是謗佛，小辨失據，良可笑也。笑道論曰：「化胡經云，佛法上限三十三天，不及道家八十一天，是爲道妄。」道家笑曰：天運九重，位分九野，以九乘九，八十一天，邃古妙義。三十三天，出何典記，道藏靈書經：「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，」此則用五對三，與釋同妄。又據佛談，某天有欲，某天無欲，廣撰調言，良可笑也。笑道論曰：「文始傳云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，迴六千里，直迴二率不應。」道家笑曰：起世經（因函）云：「日月天子，身分光明，形服瓔珞，日日轉側。」大集經云：「有一聖人，名大威德，語驢子之子，謂此昴宿，其姊所生。」所言日月，不曉光由，又使昴宿橫添丈人。又云：「大星宿其數有八，五星日月羅候。」日月爲星，既昧日生之氣，至於羅候，更不光明，曾此不知，又何爲教。樓炭經（積函）云：「大星圍七百里，中星四百八十里，小星二十里。」增一阿含經（空字函）云：「大星一由旬，（三十里）小星二百步。」瑜珈論（性函）云：「大星十八拘盧舍，（一拘盧舍得牛鳴聞五里）中星十拘盧舍，小星四拘盧舍。」文始言三千里，三乃二誤，積畫偶加，鸞持作笑。及覽僧譯，如瞽談天，忽大忽小，日被瓔珞，星切親眷，良可笑也。笑道論曰：「道士威儀，俱襲僧舊，方丈三洞，名亦釋餘。」道家笑曰：道教中元施食，事由元都大會，釋家自論

博又（月也）不合中憲日月。乃言七月十五，目連面然，別生典故，黷施小利，便背佛憲。後又傳譌婆那作盆，倒懸爲盎，（見一切經音義）襲用中元，明是道士餘談，盆混婆那，豈非室如懸磬，觚却不觚，釋將非釋，良可笑也。』兩家相詆，互云勦襲，迄於後代，竟無休止。又有儒生加入辯論，並詆道佛，成爲三教相爭。南朝以至唐代，帝王亦往往召集三教名流，聽其辨駁，有議屈而被罰者。民間亦造爲三教吸酸圖，畫儒生僧人道士三人，共圍一醋甕，持杯攢眉而吸醋。（此圖日本尙有之，繪入日本百科大辭典。）亦可謂盡譏嘲之能事矣。

第九章 道教之隆盛

自道教初立，其勢日盛，內則兼容並包，以擴充本教，外則排詆剽竊，與佛教抗衡。於是經典之增多，方術之猥濫，神話之大起，遂使道教之面目一新，而成完全之今日道教。茲分類略叙於左：

一、道教及老子之神談 道之名義，在老莊淮南諸子，僅譬喻之玄談而已。漢晉以後，至於隋唐，寢成具體之神話，乃有創造道教之人物，所謂元始天尊之類者出焉。葛洪枕中書：「昔二儀未分，溟滓瀉濛，未有成形，天地日月未具，狀如雞子，混沌玄黃。已有盤古真人，天地之精，自號元始天王，遊乎其中。溟滓經四劫，天形如巨蓋，上无所係，下无所依。天地之外，遼屬無端，玄玄太空，無響無聲，元氣浩浩，如水之形。下無山嶽，上無列星，積氣堅剛，大柔服維，天地浮中，展轉無方，若無此氣，天地不生。天者如龍旋迴雲中，復經四劫，二儀始分，相去三萬六千里。元始天王在中心之上，名曰玉京山，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，常仰吸天氣，俯飲地泉。復經二劫，忽生太元玉女，在石澗積血之中，出而能言，人形俱足，天姿絕妙，常遊厚地之間，仰吸天炁，號曰太元聖母。元始君下遊見之，乃與通氣結精，招還上宮。當此之時，

二氣綱縈，覆載氣息，陰陽調和，无熱无寒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並不復呼吸宣氣，合會相成，自然飽滿，大道之興，莫過于此。結積堅固，是以不朽。金玉珠者，天地之精也，服之與天地相畢。元始君經一劫，乃一施太元母，生天皇十三頭，治三萬六千歲，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，號曰元陽父。又生九光元女，號曰太真西王母，是西漢夫人。天皇受號十三頭，後生地皇，地皇十一頭，地皇生人皇九頭，各治三萬六千歲。於今所傳三皇天文，是此所宣，故能召諸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，无所不制。故天真皇人，三天真王，駕九龍之輿是也。次得八帝，大庭氏、庖羲、神農、祝融、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。今治五嶽。『隋書經籍志』道經者，云有元始天尊，生於太元之先，稟自然之氣，冲虛凝遠，莫知其極。所以說天地淪壞，劫數終盡，略與佛經同。以爲天尊之體，常存不滅，每至天地初開，或在玉京之上，或在窮桑之野，授以祕道，謂之開劫度人。然其開劫非一度矣，故有延康、赤明、龍漢、開皇，是其年號，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。所度皆諸天仙上品，有太上老君、太上丈人、天真皇人、五方天帝，及諸仙官，轉共承受，世人莫之豫也。所說之經，亦稟元一之氣，自然而有，非所造爲，亦與天尊常在不滅。天地不壞，則蘊而莫傳，劫運若開，其文自見，凡八字，盡道體之奧，謂之天書。字方一丈，八角垂芒，光輝照耀，驚心眩目，雖諸天仙，不能

省視。天尊之開劫也，乃命天真皇人改囑天音，而辯析之，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，展轉節級以次相授，諸仙得之，始授世人。」

又若老子。除史記列傳作憫怛之辭外，其後列仙傳之流，已漸加藻飾。太平道天師道等更皆奉老子爲師，尊其書爲經。至後代而老子遂成爲至尊無上，神變無方之神人。老子內傳：「太上老君，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陽，一名重耳，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，其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，飛入口中，因有娠。懷之七十二歲，于陳國渦水李樹下，剖左腋而生。指李樹曰：此爲我姓，生而白首，故號老子。耳有三漏，又號老聃。頂有日光，身滋白血，面疑金色，舌絡錦文，形長一丈二尺，齒有四十八。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，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，爲七十二篇。在周爲守藏史，武王時爲柱下史，能爲天神所濟，衆仙所從。所出度世之法，有九丹、八石、金醴、金液，治心養性、絕穀、變化、役使鬼神之法。」王圻續文獻通考：「葛稚川曰：老子無世不出，數易姓名。出于黃帝時，號廣成子；周文王時，號變邑子；爲守藏史。武王時，號育成子，爲柱下史。康王時，號郭叔子；漢初爲黃石公；漢文時，號河上公。」此皆六朝人以來所增飾者，後代有老子八十一化經，卽源於此。老子之地位既崇，乃更有老子一炁化三清（玉清、太清、上清）之說，

是神仙世界，皆老子所造成。於是太上老君、玄元皇帝諸名稱，乃當之無媿矣。

二、神仙官府之設立。當張角、張陵之道教初起時，所謂司人間禍福者，祇有三官，即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

今稱爲三官大帝者也。迨其後，既有元始、太上諸尊位乎上，則神仙官府當然加增。世傳葛洪枕中書

陶弘景真靈位業圖之類，皆雜沓紛綸，漫無統紀。茲姑舉葛洪枕中書以見一斑。真記曰：玄都玉京

七寶山，週迴九萬里，在大羅之上，城上七寶宮，宮內七寶臺，有上中下三宮，如一宮城，一面二百四十

門，方生八行寶林，綠葉朱實，五色芝英。上有萬千種芝，沼中蓮花，徑度十丈。上宮是盤古真人，元始天

王、太元聖母所治。中宮太上真人、金闕老君所治。下宮九天真皇、三天真王所治。許由巢父今爲九

天侍中，箕山公，夏啓、周發受書爲四極明公，或住羅酆，或在洞天。漢高祖、光武並爲四明賓友。周靈王

今爲太虛侍郎，治波龍山，樂子長闔家得仙，未昇天任，並住方丈之室。郭景純爲都籙司命，治虛臺也。

左元放今爲天柱真人，監仙侯。葛玄受金闕君命，爲太極左仙公，治蓋竹山。又在女兒山，常駕乘虎騎

也。許映始爲霍林仙人，許穆在華陽洞天，立宅爲真人。許玉斧在童初之北，位爲真人，未有掌領。鮑靚

爲地下主者，帶潛山真人，復五百年，當爲崑丘侍郎。鄭思遠住南霍，常乘虎豹白鹿，未有職事。蔡鬱壘

爲東方鬼帝，治桃丘山。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，治羅豐山。桂子仁爲南方鬼帝，治羅浮山，領羗蠻鬼。周乞稽康爲中央鬼帝，治抱犢山。趙文和真人爲西方鬼帝，治蟠冢山。《鬼谷先生爲太元師，治青城山。王子喬爲金闕侍中，治桐柏山。赤松爲崑林仙伯，治南嶽山。王子登爲小有天王，治王屋山。孤竹伯夷叔齊等並爲九天僕射，治天台山。孔丘爲太極上真公，治九嶷山。顏回受書，初爲明泉侍郎，後爲三天司真。七十二人受名元洲，門徒三千，不經北酆之門。周公旦爲北帝師，治勁革山。莊周爲太元博士，治在荆山。孫權受任，治亦在荆山。張道陵爲三天法師，統御六虛，數侍金闕，太上之股肱，治在廬山，三師同宅。王方平今爲上相，治月支國人烏山。墨翟爲太極仙卿，治馬跡山。徐來勒爲太極真，治括蒼山，小宮在天台山。陳世治小台山。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。屈原爲海伯，統臨八海。王弼爲北海監，郭聲子爲閩風真人。魏夫人治南嶽山，裴清靈治四明山，馬明生今在鍾山，陰長生爲地肺真人，孫登閻北真人。九華真妃治夏蓋山，或在龍山。王長趙昇受書爲廬山中正，三天都護。韓衆今爲霍林真人，瑯琊爲太虛左掾侍史。《凡諸神仙，或有治，或無治，亂雜可想。《太平御覽道部引登真隱訣曰：『三清九宮，並有僚屬，例左勝於右。其高總稱曰道君，次真人，真公，真卿。其中有御史，玉郎，諸小號，官位甚多也。女真則

稱元君，夫人，其名仙夫人之秩，比仙公也。夫人亦隨仙之大小男女，皆取所治處，以爲著號，並有左右。凡稱太上者，皆一宮之所尊。又有太清右仙公，蓬萊左仙公，太極仙侯，真伯，仙監，仙郎，仙賓。其官級之森嚴，又可想也。至於黃庭經，凡人身五官臟腑，皆有神名，且有三尸之號，其繁猥殆出於意想之外已。

三、洞天福地 神仙處所，最初所說者，爲東海中三神山，卽蓬萊，瀛洲，方壺。西方則有崑崙，閼風，爲東王公西王母所居。次之爲十洲記之祖洲，瀛洲，玄洲，炎洲，長洲，元洲，流洲，生洲，鳳麟洲，聚窟洲。（亦傳東方朔著，實漢以後人著。）其後剽竊佛經，亦有三十三天之說。西陽雜俎玉格篇云：「道列三界諸天，數與釋氏同，但名別耳。三界外曰四人境，謂常融，玉隆，梵度，覆奕四天也。四人天外曰三清，大赤，禹餘，清微也。三清上曰大羅，又有九天，波利等九名。」或增至八十一天，不過求勝佛說耳。更有洞天福地之說。雲笈七籤卷二十七有天地宮府圖，叙洞天福地。洞天首爲三十六洞天：「太上曰十大洞天者，處大地名山之間，是上天遣羣仙統治之所。」

第一王屋山洞。號曰小有清虛之天，去王屋縣六十里，屬西城王君治之。

第二委羽山洞。號曰大有空明之天，去黃巖縣三十里，青童君治之。

第三西城山洞。號曰太玄愍真之天，在所未詳，屬上宰王君治之。

第四西玄山洞。號三元極真洞天，莫知其所在。

第五青城山洞。名曰寶仙九室之洞天，屬青城丈人治之。

第六赤城山洞。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，在台州唐興縣，屬玄洲仙伯治之。

第七羅浮山洞。名曰朱明輝真之洞天，在循州博羅縣，屬青精先生治之。

第八句曲山洞。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，在潤州句容縣，屬紫陽真人治之。

第九林屋山洞。號曰元神幽虛之洞天，在洞庭湖口，屬北嶽真人治之。

第十括蒼山洞。號曰成德隱玄之洞天，在處州樂安縣，屬北海公消子治之。

次爲三十六小洞天：「太上曰，其次三十六小洞天，在諸名山之中，亦上仙所統治之處也。」

第一霍桐山洞。名霍林洞天，屬仙人王緯玄治之。

第二東嶽太山洞。名曰蓬玄洞天，屬山圖公子治之。

- 第三南嶽衡山洞。名曰朱陵洞天，仙人石長生治之。
- 第四西嶽華山洞。名曰惣仙洞天，真人惠車子主之。
- 第五北嶽常山洞。號曰惣玄洞天，真人鄭子真治之。
- 第六中嶽嵩山洞。名曰司馬洞天，仙人鄧雲山治之。
- 第七峨嵋山洞。名曰虛陵洞天，真人唐覽治之。
- 第八廬山洞。名曰洞靈真天，真人周正時治之。
- 第九四明山洞。名曰丹山赤水天，真人刁道林治之。
- 第十會稽山洞。名曰極玄大元天，仙人郭華治之。
- 第十一太白山洞。名曰玄德洞天，仙人張季連治之。
- 第十二西山洞。名曰天柱寶極玄天，真人唐公成治之。
- 第十三小瀋山洞。名曰好生玄上天，仙人花丘林治之。
- 第十四濰山洞。名曰天柱司玄天，仙人稷丘子治之。

- 第十五鬼谷山洞。名曰貴玄司真天，真人崔文子治之。
- 第十六武夷山洞。名曰真昇化玄天，真人劉少公治之。
- 第十七玉笥山洞。名曰太玄法樂天，真人梁伯鸞主之。
- 第十八華蓋山洞。名曰容成大玉天，仙人羊公修治之。
- 第十九蓋竹山洞。名曰長耀寶光天，仙人商丘子治之。
- 第二十都嶠山洞。名曰寶玄洞天，仙人劉根治之。
-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。名曰秀樂長真天，白真人治之。
- 第二十二岫嶠山洞。名曰玉闕寶圭天，屬仙人錢真人治之。
-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。名曰朝真太虛天，仙人嚴真青治之。
- 第二十四洞陽山洞。名曰洞陽隱觀天，劉真人治之。
-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。名曰玄真太元天，屬陳真人治之。
- 第二十六大酉山洞。名曰大酉華妙天，尹真人治之。

第二十七金庭山洞。名曰金庭崇妙天，屬趙仙伯治之。

第二十八麻姑山洞。名曰丹霞天，屬王真人治之。

第二十九仙都山洞。名曰仙都祈仙天，屬趙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青田山洞。名曰青田大鶴天，屬傅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一鍾山洞。名曰朱日太生天，屬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二良常山洞。名良常放命洞天，屬李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三紫蓋山洞。名紫玄洞照天，屬公羽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四天目山洞。名曰天蓋滌玄天，屬姜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五桃源山洞。名曰白馬玄光天，屬謝真人治之。

第三十六金華山洞。名曰金華洞元天，屬戴真人治之。

福地有七十二，自第一地肺山至第七十二東海山皆是。亦見雲笈七籤。『太上曰，其次七十二福地，在大地名山之間，上帝命真人治之，其間多得道之所。』茲不具錄。

四、賞功罰過之條規。既有神仙官府以治上下四方，則人類之善惡亦歸其昭察，而賞罰行焉。抱朴子微旨篇：「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：「天地有司過之神，隨人所犯輕重，以奪其算。算減則人貧耗，疾病屢逢憂患。算盡則人死。諸應奪算者，有數百事，不可具論。」又言：「身中有三尸，三尸之爲物，雖無形而實魄靈，鬼神之屬也。欲使人早死，此尸當得作鬼，自放縱遊行，饗人祭醑。是以每到庚申之日，輒上天白司命，道人所爲過失。又月晦之夜，竈神亦上天，白人罪狀。大者奪紀，紀者三百日也，小者奪算，算者三日也。（或作一日。）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。」抱朴子對俗篇：「行惡事大者，司命奪紀，小過奪算，隨所輕重，故所奪有多少也。凡人之受命，得壽自有本數，數本多者，則紀算難盡而遲死，若所稟本少，而所犯者多，則紀算速盡而早死。」又云：「人欲地仙，當立三百善，欲天仙，立千二百善。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，則盡失前善，乃當復更起善數耳。故善不在大，惡不在小也。」凡此所述，與其所舉善惡各事項，備見於現今通行之太上感應篇。（此書亦在今道藏中。）要皆利用神道以爲恐嚇與引誘，使人類發仁慈之心，由社會以及物類，而消除自利害人之慾焉，非無益耳。後世紫微功過格，太微功過格，因之而起。而儒生崇奉太上感應篇者，亦有明代袁

了凡之自訂功過格，以爲行善可以禳禍災而致福壽，自謂歷歷不爽，於是儒生信從者愈衆矣。

五、齋戒守庚申。至於道士，更當恪守道戒，其規條更繁瑣。雲笈七籤混元皇帝聖紀云：「按諸經齋法，略有三種：一者設供齋，以積德解愆；二者節食齋，可以和神保壽，斯謂祭祝之齋，中士所行也。三者心齋，謂䟽淪其心，除嗜慾也，澡雪精神，去穢累也，掊擊其智，絕思慮也。」道教五戒：一者不得殺生，二者不得嗜酒，三者不得口是心非，四者不得偷盜，五者不得淫色。十善：一念孝順父母，二念忠事君師，三念慈心萬物，四念忍性容非，五念諫諍蠲惡，六念損己救窮，七念放生養物，種諸果林，八念道邊舍井，種樹立橋，九念爲人興利除害，教化未晤（同悟），十念讀三寶經律，恆奉香花供養之。具凡人常行此五戒十善，恆有天人善神衛之，永滅災殃，長臻福祐。」此篇所叙齋期戒律甚多，不遑具載。最詳者爲老君說一百八十戒，云以授與干吉（卽于吉）者，大要亦與太上感應篇所陳相出入，而較嚴密耳。

守庚申者，卽因三尸之神，於庚申日上天，言人罪過，故須守之，使不能上天也。道士修養者所特重。雲笈七籤有庚申部，引中山玉櫃經服氣消三蟲訣云：「既食百穀，則邪魔生，三蟲聚。」註云：「蟲

有三名，伐人三命，亦號三尸。一名青姑，號上尸，伐人眼，空人泥丸，眼暗面皺，口臭齒落，鼻塞耳聾，髮禿眉薄，皆青姑之作也。二名白姑，號中尸，伐人腹，空人藏府，肺脹胃弱，失肌過度，皮癬肉焦，皆白姑之作也。三名血尸，號下尸，伐人腎，空人精髓，腰痛脊急，腿痺臂頑，腕疼脛痠，陰萎精竭，血乾骨枯，皆血尸之作也。此三尸毒流，噬嗑胎魂，欲人之心，務其速死，是謂邪魔。人死則尸化爲鬼，遊鬼幽冥，非樂天庭之樂也。常於人心識之間，使人常行惡事，好色欲，增喜怒，重腥穢，輕良善，感亂意識，令陷昏危。常以甲寅庚申日，上白天曹，下訟地府，告人罪狀，述人過惡。十方刺史受其詞，九泉主者容其對，於是上帝或聽，人則被罰輕者，在世迺還，求爲不遂；重者奄歸大夜，身形成殃，都由人不能絕百穀，斷五味，誠嗜欲，禁貪妄，而自致其傷殞。內景玉書云：「百穀之實，土地精，五味外美邪，穢腥，臭亂神明，胎氣零，三魂恍恍，魄靡傾。要知成敗，彼之三蟲，由斯五穀也。」又洞章曰：「太上三氣化爲神符，號曰三元無量洞章，制命六甲，運使五行，率離還合，却死來生，消除三鬼，滌蕩五神。」五神，一曰五尸，三鬼，一曰三蟲。蟲尸互名，參神亂鬼。三尸，上尸，中尸，下尸也。五尸，青尸，赤尸，黃尸，白尸，黑尸。」又述神仙守庚申法云：「常以庚申日徹夕不眠，下尸交對，斬死不還。復庚申日徹夕不眠，中尸交對，斬死不還。復庚申日徹夕不眠，

上尸交對，斬死不還。三尸皆盡，司命削去死籍，著長生錄，上與天人遊。』蓋能斬三尸，則修道可無擾累矣。

六、符籙祈禳禁劾諸術。此則古之巫祝，史、秦、漢之方士，今日之巫覡，皆爲本等之行業，而今之道士，亦似舍此而外，無謀食之方耳。《隋書經籍志》云：『其受道之法，初受五千文籙，次授三洞籙，次受洞玄籙，次受上清籙。籙皆素書，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，有多少，又有諸符錯在其間。文章詭怪，世所不識。受者必先潔齋，然後齋金環一，并諸贄幣，以見於師。師受其贄，以籙授之，仍剖金環，各持其半，云以爲約。弟子得籙，緘而佩之。其潔齋之法，有黃籙、玉籙、金籙、塗炭等齋，爲壇三成，每成皆置縣繯以爲限域，傍各開門，皆有法象。齋者亦有人數之限，以次入於縣繯之中，魚貫而縛，陳說愆咎，告白神祇，晝夜不息，或一二七日而止。其齋數之外，有人者，並在縣繯之外，謂之齋客，但拜謝而已，不面縛焉。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，依陰陽五行數術，推人年命書之，如章表之儀，并具贄幣，燒香陳讀，云奏上天曹，請爲除厄，謂之上章。夜中於星辰之下，陳設酒脯餅餌幣物，歷祀天皇太一，祀五星列宿，爲書如上章之儀，以奏之，名之爲醮。又以木爲印，刻星辰日月於其上，吸氣執之，以印疾病，多有愈者。又能登刃入火而

焚勅之，使刃不能割，火不能熱。『可以見其大概。凡諸符別有治病消災辟邪等類，及諸祈禳禁劾之術不具記。又有呼召鬼神之法，謂之諾皋。』抱朴子登涉篇：『登涉往山林中，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，置逢星下，歷明堂，入陰中，禹步而行，三呪曰，諾皋太陰將軍。』（皋謂呼號，諾謂應諾，禮稱人死登屋招魂，曰皋某後，其下必有人代應曰諾，今俗爲小孩叫喜尙如此。）酉陽雜俎有諾皋記，卽記鬼神之名以備呼召者也。此卽呼召之法也。

第十章 道教之修養

道教修養之方術，已備見於谷永之諫漢成帝。（見漢書郊祀志）謂「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，遙興輕舉，登遐倒景，覽觀縣圃，浮游蓬萊，耕耘五德，朝種暮穫，與岩無極。黃冶變化，堅冰淖溺」（註云：「思云：一方士詐以藥石，若陷冰丸，投之冰上，冰即消液，假爲神仙道使然。」）化色五倉之術。（註云：「思身中有五色，腹中有五倉神，五色存則不死，五倉存則不饑。」）由是觀之，谷永數言，已將道教中金丹、存思、服食、變化諸方術，包蘊無餘。亦道教承繼方士之證也。茲分述於左：

一、內丹 道與儒不同之處，首章已言之。儒家以性命爲天所賦，人不能違天，所修者行爲之道而已。易繫辭：「各正性命。」孔疏云：「性者，天生之質，剛柔遲速之別；命者，人所稟受，若貴賤夭壽之屬」是也。故孔子但言知命，遇事之杌隉，輒曰命也。孟子亦言「修身以俟命」以性爲固定，命爲不可抗者也。然道教則昌言性命雙修，欲得長生不死，羽化登仙之道，視性命爲可改移者，其思想過於儒矣。參同契養性立命章云：「將欲養性，延命却期，審思後末，當慮其先。人所稟軀，體本一無，元精雲

布，因氣託初。陰陽爲度，魂魄所居，陽神曰魂，陰神曰魄，魂之與魄，互爲室宅。性主處內，立置鄴鄂，情主營外，築垣城郭。城郭完全，人物乃安，爰斯之時，情合乾坤。乾動而直，氣布精流，坤靜而翕，爲道舍廬，剛施而退，柔化以滋。九還七返，八歸六居，男白女赤，金火相拘，測水定火，五行之初。上善若水，清而無瑕，道之形象，真一難圖，變而分布，各自獨居。類如雞子，白黑相符，縱廣一寸，以爲始初。四肢五臟，筋骨乃俱，彌歷十月，脫出其胞，骨若可卷，肉滑若飴。此卽所謂內丹，修養聖胎之法也。黃庭內景經云：『琴心三疊儼胎仙。』此言血脈和平之極，則聖胎成，脫胎而出，可以奪造化之功，以成仙道矣。修養以精氣神爲主，謂之三華。潛確類書云：『以精化氣，以氣化神，以神化虛，名三華聚頂。』後世之修道者有祕訣曰：『顯密圓通微妙訣，借修性命無他說，算來總是精氣神，謹固牢藏休漏泄。休漏泄，體中藏，汝授吾傳道自昌，口訣記來多有益，屏除邪欲得清涼。得清涼，光皎潔，好向丹臺常明月，月藏玉兔日藏鳥，自有龜蛇相盤結。相盤結，性命堅，卻能火裏種金蓮，攢簇五行顛倒用，功完隨作佛和仙。』然而解之者曰：『此精不是交感精，此氣不是呼吸氣，此神不是思慮神，幸弗從自己身心中摸索。』又引鍾離子之說曰：『涕唾精津氣血液，七般靈物總皆陰，若將此物爲丹質，怎得飛神上玉京。』則謂男子

真陽已洩，徒思以自家精血，交結丹胎，爲誤認玄旨，終不能成仙，是性命之圭旨，端在求練真陽耳。此蓋後世之道士修養，較舊派更進一步之談，謂人身之精氣，尙非可以得道，如悟真篇諸書所說者也。

二、存思 學道者以存思爲首要。卽存想神物，端一不離之謂。略舉一二：雲笈七籤存思部有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，存思三洞法，老君存思圖等。以及存思元父玄母訣之類，要皆存思天神與仙真下降身中而已。試舉其七星臥斗法以爲例：其言曰：『存思七星煥明北方，己身臥於七星斗中，華蓋之下。七曜之光，流煥紫景之外冠，覆於己身，在紫景之上，七曜之中。』此在抱朴子已言之。地真篇云：『老君曰：一忽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忽兮，其中有物，一一之謂也。故仙經曰：一子欲長生，守一當明思一至饑，一與之糧，思一至渴，一與之漿。一有姓字服色，男長九分，女長六分；或在臍下二寸四分，下丹田中；或在心下絳宮金闕，中丹田也；或在人兩眉間，却行一寸爲明堂，二寸爲洞房，三寸爲上丹田也。此乃是道家所重。』此存一之法，思卽存思也。亦曰存想。天隨子云：『存謂存我之神，想爲想我之身。』其實道教意義，不僅如此。道教自天地星宿山川，以至人身五官五臟，皆有神名，皆欲存思結想以遇之者也。

三、服食燒煉 服食燒煉，尤爲道教所重，自秦漢方士所傳，遂爲修仙之要道，僅就抱朴子所言，已不勝舉矣。最要者爲服炁（卽氣字）之法。抱朴子至理篇云：『服藥雖爲長生之本，若能兼行氣者，其益甚速，若不能得藥，但行氣而盡其理者，亦得數百歲。』善行氣者，內以養身，外以却惡，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。吳越有禁呪之法，甚有明獻多炁耳。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，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，又以羣從行數十人，皆使無所畏，此是氣可以禳天災也。或有邪魅山精，侵犯人家，以瓦石擲人，以火燒人屋舍，或形現往來，或但聞其聲音言語，而善禁者以氣禁之，皆卽絕，此是氣可以禁鬼神也。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，凡人暫經過，無不中傷，而善禁者以氣禁之，能辟方數十里上，伴侶皆使無爲害者。又能禁虎豹及蛇蜂，皆悉令伏不能起。以炁禁金瘡，血卽登止。又能續骨連筋。以炁禁自刃，則可蹈之不傷，刺之不入。若人爲蛇虺所中，以炁禁之，則立愈。』此皆方士之術也。服氣卽呼吸吐納之法，非但服己身之氣，尤要能服天地陰陽之氣。莊子逍遙遊：『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。』楚辭遠遊所謂：『飡六氣而飲沆瀣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。』莊子李注云：『平日爲朝霞，日中爲正陽，日入爲飛泉，夜半爲沆瀣，天玄地黃爲六氣。』楚辭王逸註云：『陵陽子明經言：春食朝霞，朝霞者，日欲出時黃氣也。』

秋食淪陰，淪陰者，日沒以後赤黃氣也。冬日沆瀣，沆瀣者，北方夜半氣也。夏食正陽，正陽者，南方日中氣也。并天玄地黃之氣，是爲六氣。『六氣即天地日月之氣，仙人餐霞飲露，而道經亦有服食日丹月黃之法，即服食日精月華之謂耳。』

服自身之氣，最要者爲胎息，此即老子所云『綿綿若存』者，其呼吸以鼻不以口，尤以丹田呼吸爲最要，所謂結聖胎者於此致功焉。抱朴子釋滯篇云：『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，或可以入瘟疫，或可以禁蛇虎，或可以止瘡血，或可以居水中，或可以行水上，或可以辟饑渴，或可以延年命，其大要者，胎息而已。得胎息者，能不以鼻口噓吸，如在胞胎之中，則道成矣。初學行炁，鼻中引炁而閉之，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，乃以口吐之及引之，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，常令入多出少，以鴻毛著鼻口之上，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。漸習轉增其心數，久久可以至千，至千則老者更少，日還一日矣。』其功用如此。

此外服食草木金石之藥品，尤爲學道者所必需，草木之藥，神農本草已有言服之長生者，醫書道書所載，其方極多，不能具錄。至於秦漢以來，士大夫平時亦多服食草木金石以求長生，而反辟穀。

漢張良之道引不食穀，（道與導同，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。）李少君以穀道卻老方見漢武帝，（穀道謂辟穀不食之道，）皆其例也。蓋本於莊子藐姑射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之說，謂辟除穀食始能仙也。道書云：「神仙以辟穀爲下，然却粒則無滓濁，無滓濁則不漏，由此亦可入道。」方書服草木之實而辟穀，譚子化書：「有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者，」則竟以金石代五穀矣。

燒煉金石之故：一爲服食以求長生，一爲使成黃金以求富。漢以來此術日盛，歷代方士相承勿替，謂之金丹玉液。或曰黃白，謂黃金白銀（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）變化之術也。或曰鉛汞，謂以鉛及汞（卽水銀）雜他藥入爐鼎中煉之，使成金銀及丹砂也。或曰爐鼎，卽煉丹之器具，其製造、放置、皆有法度。而內丹及房中術亦以爐鼎爲喻，並以鉛汞喻精氣焉。或曰龍虎，謂烹煉之水火也。名稱雖多，其爲煉丹則一。燒煉金石之法，道書言之最詳，不遑具舉，所謂石者，以五石爲最著，卽丹砂、雄黃、白礬、曾青、慈石，謂之五石散（見抱朴子金丹篇），亦曰寒食散。世說新語：「何平叔云：『服五石散非惟治病，亦覺神明開朗。』」癸巳存稿：「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於何晏。又云：煉鍾乳、硃砂等藥爲之，言可避火食，故曰寒食。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，衣宜薄，惟酒微溫飲，非不火食，其法漢張機製，在金匱要略

中。』魏晉南北朝士大夫以服石爲時尚，死者纍纍，而不知悔。其後則唐帝之服金丹而死者亦相繼焉。抱朴子金丹篇說金丹之効云：『第一之丹名曰丹華，當先作玄黃，用雄黃水，礬石水（一本作汞）戎鹽、鹵鹹、礬石、牡礪、赤石脂、滑石、胡粉，各數十斤，以爲六一泥，火之三十六日成，服之七日仙。又以玄膏丸此丹，置猛火上，須臾成黃金。第二之丹名曰神丹，亦曰神符，服之百日仙也。行度水火，以此丹塗足下，步行水上，服之三刀圭，三尸九蟲皆卽消壞，百病皆愈也。第三之丹名曰神丹，服一刀圭，百日仙也。以與六畜吞之，亦終不死，又能辟五兵。第四之丹名曰還丹，服一刀圭，百日仙也。朱鳥鳳凰，翔覆其上，玉女至傍。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，立成黃金。第五之丹名曰餌丹，服之三十日仙也。鬼神來侍，玉女至前。第六之丹名煉丹，服之十日仙也。又以汞合火之，亦成黃金。第七之丹名柔丹，服一刀圭，百日仙也。第八之丹名伏丹，服之卽日仙也。第九之丹名寒丹，服一刀圭，百日仙也。仙童仙女來侍，飛行輕舉，不用羽翼。凡此九丹，但得一丹使仙，不在悉作之。』此名九鼎丹。抱朴子又曰：『復有太清神丹，其法出於元君，元君者，老子之師也。』此爲金丹之最上者，九鼎丹次之，五石散又次之。抱朴子云：『作此太清神丹，難於九鼎，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。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，良雪，玄白飛符，三五神水，乃

可起火耳。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，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，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，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，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，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，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，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，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。轉者，循環變化之理，如丹砂燒之成水銀，積變又還成丹砂是也。燒煉之時愈久，則轉數愈多，藥力愈足，成仙愈速耳。

四、房中行躡變化。房中術已見漢書藝文志，所謂陰道者也。此亦自漢以來，直至輓近，與服食燒煉固爲世人所信行者。抱朴子至理篇云：『然行氣宜知房中之術，所以爾者，不知陰陽之術，屢爲勞損，則行烝難得力也。』又微旨篇云：『凡服藥千種，三牲之養，而不知房中之術，亦無所益也。』釋滯篇又云：『房中之術十餘家，或以補救傷損，或以攻治衆病，或以採陰益陽，或以增年延壽，其大要，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。』然抱朴子亦不甚以房中之術爲能成道。至理篇又云：『或曰：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，可單行致神仙，并可以移災解罪，轉禍爲福，居官高遷，商賈倍利，信乎？抱朴子曰：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，由於好事增加潤色，至今失實，或亦姦僞造作虛妄，以欺誑世人，藏隱端緒，以求奉事，招集弟子，以觀世利耳。夫陰陽之術，高可以治小疾，次可以免虛耗而已。其理自有極，安能致神』

仙，及却禍致福乎？」惟此術自醫方道書，若孫思邈外臺祕要，以及玉房素女諸書，仍不能擯棄之耳。行躡者，卽莊子刻意篇所云：『熊經鳥申』之說也。張良之導引辟穀，卽是此法，漢代迄於後世，亦皆盛行。三國志華陀傳云：『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，熊頸鴟顧，引輓腰體，動諸關節，以求難老。吾有一術，名五禽之戲，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猿，五曰鳥，亦以除疾，並利蹄足，以當導引。』抱朴子雜應篇云：『若能乘躡者，可以周流天下，不拘山河。凡乘躡道有三法：一曰龍躡，二曰虎躡，三曰鹿盧躡。或服符精思，若欲行千里，則以一時思之，若晝夜十二時思之，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，亦不能過此。』所謂飛遁之事，卽由此來，然尙需變化之術。

變化者，言能變化形體，使爲異人異物也。抱朴子遐覽篇云：『其變化之術，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，本有五卷，昔劉君安未仙去時，鈔取其要，以爲一卷。其法用藥用符，乃能令人飛行上下，隱淪無方。含笑卽爲婦人，蹙面卽爲老翁，踞地卽爲小兒，執仗卽成林木，種物卽生瓜果可食，畫地爲河，撮壤成山，坐致行廚，興雲起火，無所不作也。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，亦化形爲飛禽走獸，及金木玉石，興雲致雨，方百里，雪亦如之。渡大水不用舟梁，分形爲千人，因風高飛，出入無間，能吐氣七色，坐見八極及地。

下之物。放光萬丈，冥室自明。亦大術也。然當步諸星數十，曲折難識，少能諳之。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。『雜應篇云：』鄭君云，服犬隱符十日，欲隱則左轉，欲見則右回也。或以玉粉九塗人身中，或以蛇足散，或懷離母之草，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，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，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，或服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，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，或登天一之明堂，或入玉女之金匱，或背輔向官，立三蓋之下。或可爲小兒，或可爲老翁，或可爲鳥，或可爲獸，或可爲草，或可爲木，或可爲六畜，或依木成木，或依石成石，依水成水，依火成火。此所謂移形易貌，不能都隱者也。』

後漢書方伎傳：『費長房曾爲市掾，市中有老翁賣藥，懸一壺於肆頭，及市罷，輒跳入壺中，市人莫之見，唯長房於樓上觀之，異焉。因往再拜奉酒脯，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，謂之曰：子明日可更來。長房旦日復詣翁，翁乃俱與入壺中，唯見玉堂嚴麗，旨酒甘肴，盈衍其中，共飲畢而出，翁約不聽與人言之。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：我神仙之人，以過見責，今事畢，當去，子寧能相隨乎？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，長房使人取之，不能勝，又令十人扛之，猶不舉。翁聞，笑而下樓，以一指提之而上，視器如一升許，而二人飲之，終日不盡。長房遂欲求道，而顧家人爲憂，翁乃斷一青竹，度與長房身齊，使懸之舍後。家人見之，卽

長房形也，以爲縊死，大小驚號，遂殯葬之。長房立其傍，而莫之見也。』又『曹操因坐上，欲收左慈殺之，慈乃卻入壁中，霍然不知所在。或見於市者，又捕之，而市人皆變形，與慈同，莫知誰是。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，因復逐之，遂入走羊羣。操知不可得，乃令就羊中告之曰：『不復相殺，本試君術耳。』忽有一老羝，屈前兩膝，人立而言曰：『遵如許，』即競往赴之，而羣羊數百，皆變爲羝，並屈前膝，人立云：『遵如許，』遂莫知所取焉。』此皆能變化者也。後世有五遁之法，言能依金木水火土五行而遁形，其不能變化隱遁及白日飛昇而死者，道書謂之尸解，言將登仙，假託爲尸以解化也。集仙錄曰：『形如生人者，尸解也。足不青，皮不皺者，尸解也。目光不落，無異生人者，尸解也。有死而更生者，有未斂而失尸者，有髮脫而形飛者，皆尸解也。白日解者爲上，夜半解者爲下。』至於以兵死者，謂之兵解。又有太陰煉形法：『死者尸體如生，爪髮潛長，蓋默鍊於地下，久之則道成矣。』酉陽雜俎云：『尸解，向曉向暮，謂之地下主者，太一守尸，三魂營骨，七魄衛肉，胎靈錄氣，所謂太陰鍊形也。』

第十一章 唐宋之崇奉

南北朝崇奉道教已見於前。南朝宋文帝且立玄學，使何尚之主之，召集生徒，與儒學並峙。北周武帝雖毀滅佛道二教，然帝死而卽復。隋文帝亦崇道，其開皇年號，卽採自道書者也。開皇二十年詔曰：「佛法深妙，道教虛融，咸降大慈，濟度羣品。凡在含識，皆蒙覆護，所以雕鑄靈相，圖寫真形，率土瞻仰，用申誠敬。其五嶽四鎮，節宣雲雨，江河淮海，浸潤區域，並生養萬物，利益兆人。故建廟立祀，以時恭敬。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，嶽鎮海瀆神形者，以不道論。沙門壞佛像，道士壞天尊者，以惡逆論。」保護二教，可云周至。唐是老子之後，唐書宗室世系表曰：「李氏出自嬴姓，歷虞夏商世爲大理，以官命族爲理氏，至紂之時，逃難食木子得全，遂改理爲李氏，家於苦縣。至乾，娶益壽氏女嬰，敷生耳，字伯陽，一字聃，周平王時爲太史。」唐高宗乾封二年，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。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，始置崇玄學，於玄元廟，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，立玄學博士，每歲依明經舉。二十九年，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，於是道家諸子皆號爲真經。唐書百官志曰：「崇玄署，掌京都諸親名數，與道士帳籍，齋醮。」

之事。』又云：『開元二十四年，道士女冠隸宗正寺。』是直視道士爲宗室也。又云：『崇玄學曰崇賢館，博士曰學士，助教曰直學士，置大學士一人，以宰相爲之，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。改天下崇玄學爲通道學，博士曰道德博士。未幾而罷。』以宰相領道觀，開宋人之先矣。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，始建玄元皇帝廟於各地，畫玄元皇帝像，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，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云：『畫手看前輩，吳生遠擅場，森羅移地軸，妙絕動宮牆。五聖聯龍袂，千官列雁行，冕旒俱秀發，旆旌盡飛揚。』其威儀煊赫可想。吳道子乃當時名畫家也。唐書玄宗本紀云：『天寶元年，享玄元皇帝於新廟。二年正月，作昇仙宮，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。三月，享于玄元宮。追號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，曰先天大皇。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，東宮曰太微宮。』其尊崇已極。唐代公主妃嬪，多入道爲女真，受金仙玉真諸封號。朝臣如賀知章之流，亦棄官乞爲道士。至唐武宗與宰相李德裕，因奉道之故，遂毀佛教，勒僧尼還俗，乃並摩尼、景教、火教而盡滅之，可謂暴戾之至，然摩尼等派反從此混入道教之內矣。

宋代尊奉道教，以真宗徽宗爲盛。宋本趙氏，不能以老子爲祖，乃別造一道教之祖，呼曰趙玄朗，

尊爲太上混元皇帝，使與太上玄元皇帝相對。宋史禮志七云：『大中祥符（真宗年號）元年正月乙丑，帝謂輔臣曰：『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，方就寢，忽室中光曜，見神人星冠綠衣，告曰：『來月三日，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，將降天書。』大中祥符三篇。』朕竦然起對，已復無見。』命筆識之。自十二月朔，卽齋戒於朝元殿，建道場以佇神貺。適皇城司奏，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，上帛長二丈許，緘物如書卷，纏以青纓三道，封處有字隱隱，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。王旦等皆再拜稱賀，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，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，旦跪奉而進，帝再拜受之，親奉安輿，導至道場。』又云：『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，語輔臣曰：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：『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，令再見汝，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。』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，吾坐西，斜設六位以候，是日，卽於延恩殿設道場。五鼓一籌，先聞異香，頃之，黃光滿殿，蔽燈燭，覩靈仙儀衛，天尊至，朕再拜殿下。俄黃霧起，須臾霧散，由西陞升，見侍從在東陞。天尊就坐，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，朕欲拜六人，天尊止令揖。命朕前曰：『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，是趙之始祖。』』閏十月制，九天司命保生天尊，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。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。』此卽所謂趙玄朗也。（後世之趙玄壇當由此出。）

禮志又云：『上玉皇大帝聖號，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。』今玉皇大帝之俗稱，由此起。大中祥符八年，賜信州道士張正隨爲虛靜先生，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（今日太上清宮，在江西龍虎山上）蠲其田租，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，卽後世江西張天師之始也。此時於京師建玉清昭應宮，會靈觀，管以宰相職，各路亦遍置宮觀，以待從諸臣退職者領之，號爲祠祿，迄於南宋未改。迨徽宗時而崇奉名色益繁，政和三年，詔求道敎仙經於天下，四年置道階，有先生處士等名，秩比中大夫，至將仕郎，凡二十六級。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，有諸殿侍宸，校籍授經，以擬待制，修撰，直閣之名。（後改爲大夫等名，使與文武官階同。）六年，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。靈素大言曰：『天有九霄，而神霄爲最高，其治曰府。神霄玉清主者，上帝之長子，主南方，號稱長生大帝君，陛下是也。既下降於世，其弟號青華帝君者，主東方攝領之，又有仙官八百餘名，今蔡京卽左元仙伯，王黼卽文華使，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。』而已卽仙卿褚慧下降，佐帝君之治。時劉貴妃方有寵，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。旋從靈素言，立道學，詔太學辟雍，各置內經、道德經，莊列博士二員。（以內經道德經爲大經，莊列爲小經，升貢及三歲大比，法同科舉。）又用蔡京言，集古今道敎事爲紀志，賜名道史。上玉

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，詔天下洞天福地，修建宮觀，塑造聖像。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，上寶冊儀禮，一如上帝。又欲盡毀釋氏，宣和元年，改佛號大覺金仙，餘爲仙人，大士，僧爲德士，易服飾，稱姓氏，寺爲宮，院爲觀，改女冠爲女道，尼爲女德。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，依道士之法。自稱教主道君皇帝，未幾而父子悉被金人虜去矣。然而宋人崇奉者仍盛，如北宋大儒周敦頤探無極之談，邵雍襲龍圖之易，（道藏於邵雍之皇極經世擊壤集皆探入）南宋大儒朱熹且爲參同契作註，至於真德秀之流，更無論矣。

第十一章 道藏之出現

自道教倡行以來，經典日多，漢書藝文志所載道家及方伎之書，以次包括於道教之內。最先者爲太平經。晉以來道經已甚繁，如抱朴子遐覽篇所載：道經有三皇內文，天文，元文，混成經，玄錄，九生經，二十四生經，九仙經，靈卜仙經，二化經，九變經，老君玉曆真經，墨子枕中五行記，溫寶經，息民經，自然經，陰陽經，養生書，太平經，九敬（一作都）經，甲乙經，青龍經，中黃經，太清經，通明經，按摩經，道引經，元陽子經，玄女經，素女經，彭祖經，陳敖經，子都經，張虛經，天門子經，容成經，入山經，內寶經，四規經，明鏡經，日月臨鏡經，五言經，柱中經，靈寶皇子心經，龍躡經，正機經，平衡經，飛龜振經，鹿盧躡經，蹈形記，五嶽經，隱守記，虛元經，牽牛中經，玉彌記，臘成記，六安記，鶴鳴記，平都記，定心記，龜文經，山陽記，玉策記，入室經，左右契玉曆經，昇天儀，九奇經，更生經，四杵經，食日月精經，食六氣經，丹一經，胎息經，行氣治病經，勝中經，百守攝提經，丹壺經，岷山經，魏伯陽內經，日月廚食經，步三罡六紀經，入軍經，六陰玉女經，四君要用經，金鴈經，三十六水經，白虎七變經，道家地行經，黃白要經，八公黃白經，天師神器經，

枕中黃白經，白（一作帛）子變化經，移災經，壓禍經，中黃經，文人經，消子天地人經，崔文子肘後經，神光（一作仙）占方來經，水仙經，尸解經，中遁經，李君包天經，包元經，黃庭經，淵體經，太素經，華蓋經，行廚經，微言內視經，文始先生經，歷藏延年經，南闕（一作闕）記，協龍子記，九宮三五中經，宣常經，節解經，鄒陽子經，玄洞經，玄示經，箕山經，鹿臺經，小僮經，河洛內記，舉形道（一作通）成經，道機經，見鬼記，無極經，宮氏經，真人玉胎經，道根經，反胎胞經，枕中清記，幻化經，詢化經，金華山經，鳳網經，召命經，保神記，鬼谷經，凌霄子安神記，去丘子黃山公記，玉子五行要真經，小何經，鴻寶經，鄒生延命經，安魂記，皇道經，九陰經，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，金板經，黃老仙錄，原都經，玄元經，日精經，渾成經，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，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，入五毒中記，休糧經等。以及諸圖諸符，不可勝記。隋書經籍志稱道書有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，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，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，符錄十七部一百三卷，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。而道藏亦出現於世。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序云：「盡得所降到道書，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，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，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，明使摩尼經等。與諸道士依三洞綱條，四部錄略，品詳科格，商較異同，以銓次之。僅

能成藏，都盧四千五百六十五卷，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，終於宮字號，得四百六十六字，且題曰大宋天宮寶藏。距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。『而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更詳爲分類，計有老子、莊子、諸子、陰符經、黃庭經、參同契、目錄、傳記、論書、經科儀、符籙、吐納、胎息、內視、道引、辟穀、內丹、外丹、金石藥、服餌、房中、修養。計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，莊子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，諸子四十六部二百九十四卷，陰符經三十九部五十四卷，黃庭經三十部五十七卷，參同契一十九部三十一卷，目錄十一部一百四十四卷，傳一百三部四百四卷，記三十二部九十三卷，論五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，書四十四部四百五十二卷，經八十五部一百八十六卷，科儀五十四部七十八卷，符籙一百三部一百五十九卷，吐納七十四部九十四卷，胎息三十部三十九卷，內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，道引二十部二十二卷，辟穀八部八卷，內丹四十部四十四卷，外丹二百三部三百一十卷，金石藥三十一部三十五卷，服餌四十八部八十六卷，房中九部十八卷，修養七十四部一百一十八卷。凡道類二十五種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。可謂盛矣。蓋道藏之刊布，欲與佛藏競爭，如雲笈七籤所言，雖明使摩尼教經，亦不憚收羅入之，故見其多耳。

第十三章 南北之分宗

自道教極盛，而宗派之分以起，皆始於遼金之世。南宗起於遼劉海蟾，北宗起於金王壽。南宗先修性，北宗先修命，於是道教性命雙修之旨，至此遂有先後矣。劉海蟾名操，遼進士，後爲呂純陽弟子。陝西通志則云：『劉海蟾，後梁陝西人，名哲，字元英，號海蟾，子事燕王劉守光爲相，喜黃老之學。一日，有道人自稱真陽子來謁，設事設譬，海蟾大悟，遁跡終南山下，丹成，化鶴飛去。』此則時代有誤也。王壽，一作壽，金咸陽人，號重陽子，世稱重陽真人，性倜儻尚義，不拘小節，遇異人得道，大定初，東遊海上，棲息登州府城南修真觀，馬丹陽、丘長春、王玉陽、譚處端，皆其弟子。至元代而又有三派之分別：元史釋老志云：『正一天師者，始自漢張道陵，其後四代曰盛，來居信之龍虎山。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，當至元十三年，世祖已平江南，遣使召之。至則命廷臣郊勞，待以客禮。特賜玉芙蓉冠，組金無縫服，命主領江南道教，仍賜銀印。十八年，二十五年，再入覲，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，語侍臣曰：『朝代更易，已不知其幾，而天師劍印，傳子若孫，尙至今日，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。』嗟嘆久之。』

孫世襲領江南道教，主領三山符籙。此卽江西張天師，世稱正一真人者所自始也。（通鑑輯覽稱

「元世祖詔封張宗演爲嗣漢天師，演道靈應沖和真人。」此實爲張氏世襲天師之始。）又云：「真大道教者，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，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，而不妄取於人，不苟侈於己者也。五傳而至酈希誠，居燕城天寶宮，見知憲宗，始名其教曰真大道。授希誠太玄真人，領教事。與太一教者，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，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，因名其教曰太一。」蓋支派益多矣。惟丘長春一派最受元代隆遇。長春名處機，棲霞人，自號長春子，年十九爲全真。（道士出家不娶者爲全真，在家者名火居道士。）師事重陽王真人，成吉思汗在雪山，遣使求之。長春應命，行萬有餘里，絕沙漠，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。問長生久視之道，告以清心寡欲爲要。成吉思汗稱爲神仙，仍遣使送還。其後疊降諭云：「成吉思皇帝聖旨：道與諸處官員每，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，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，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，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。據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，隨處院舍，都教免了差發賦稅者。其外詐推出家，影占差發底人每，告到官司，治罪斷案。主者奉到如此，不得違錯，須至給照用者。右付神仙門下收執。照使所據，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，並

免差發稅賦，准此。癸未羊兒年三月（御寶）日。』又云：『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：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，是也。噤好。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，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，都管著者，好的歹的，丘神仙，你便理合，只你識者，奉到如此。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。』於是儒釋道三教之人，悉歸道派所管領矣。

第十四章 元代之焚經

當時道敎既受元朝之優待，又命管理「天下應有底出家人」，則其權勢之重可知，故僧祥邁撰至元辯僞錄卷四云：「獨免丘公門人科役，不及僧人及餘道衆，古無體例之事，恣欲施行。」回至宣德等州，屈僧人迎拜，後至燕城，左右鼓獎，恃力侵占，使道徒王伯平騶從數十，懸牌出入，馳躍諸州，便欲通管僧尼。『毀夫子廟，毀佛像，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。』則其專橫可知也。長春歿後，元朝始命人分掌二敎，元史憲宗紀：「元年，以僧海雲掌釋敎事，以道士李真常（按李志常號真常子，此是志常之訛）掌道敎事。次年又以西域僧那摩爲國師，總天下釋敎。」釋敎既有奧援，由是與道敎爭端遂起。先是元朝對於諸敎，悉皆容納，常於帝前開會辯論。西元一二五四年（憲宗四年）五月三十日（陽曆）基督敎師盧布魯克（RUBRICK）曾在和林共景敎師一人，回敎師一人，合駁道人（GENTIAN）（即蒙古語之DOIN 僧也）主張一神之說。次日蒙古汗（MANGU）「憲宗」告盧曰：「吾人惟信一神，神予人多道，亦猶予人手多指。」此語與辯僞錄卷四所記：「帝時舉手而諭之曰：譬如五指

皆從掌出，佛門如掌，餘皆如指。』之說相類。憲宗五年，又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辯論，志常詞屈，由是降詔，禁止毀壞佛像，並偽造經文。至世祖又降詔云：『長生天氣力裏，大福蔭護助裏，皇帝聖旨：道與中書省、樞密院、御史臺、隨路宣慰司、按察司、達魯花赤、管民官、管軍站人匠等官，并衆先生（元代稱道士爲先生）每在前蒙哥皇帝（卽憲宗）聖旨裏，戊午年，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，先生每輸了底上頭，教十七個先生剃頭做了和尚，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，并印板，都燒毀了者。隨路觀院裏畫著底，石碑上鐫着底，八十一化圖，盡行燒毀壞了者。歷道來，如今都功德使司奏，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，至今藏着，卻不曾毀了。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，關西等處，有道藏經板。這般奏的上頭，教張平章、張右丞、焦尙書、泉總統、忽都于思、翰林院衆學士、中書省客省使部，按辯偽錄卷六及本文後，皆有中書省客省使都魯，此處似脫魯字。』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，僧錄真藏，僧判衆講主，長老等。張天師、宗演、郝真人、志誠、李真人、德和、杜真人、福春、衆先生每，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棟去來。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回奏：『這先生家藏經，除道德經是老君真實經旨，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，多有詆毀釋教，偷竊佛語，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

等書，往往改易名號，傳注訛舛，失其本真。偽造符咒，妄言佩之。今人商賈倍利，夫妻和合有如鴛鴦，子嗣蕃息，男壽女貞。誑惑萬民，非止一端。意欲貪圖財利，誘說妻女。至有教人非妄，佩符在臂，男爲君相，女爲后妃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刀劍不能傷害等。及令張天師、郝真人、李真人、杜真人，試之於火，皆求哀請命，自稱僞妄，不敢試驗。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，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，并印板，盡宜焚去。又據郝真人、李真人、杜真人等奏告：「據道藏經內，除老子道德經外，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，情願盡行燒毀了，俺也乾淨。」准奏。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。如有愛佛經底，做和尚去者。若不爲僧道，娶妻爲民者。除道德經外，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，并印板，盡行燒毀了者。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，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聽旨到日，不問是何官吏、先生、道姑、秀才、（指儒生）軍民人匠、鷹房打捕，諸色人等，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，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，添氣力用心拘刷，見數分付與差去官限同焚毀。更觀院裏畫着底，石碑上鐫着底，八十一化圖，盡行除毀了者。自宣諭已後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，誘釋教，偷竊佛言，窺圖財利，誘說妻女，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，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。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，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。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，自有板

281
本不在禁限。准此。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。蓋自喇嘛教爲元代尊奉，世祖賜號教主八思巴爲皇天之下，一人之上，宣文輔治，大聖至德，普覺真智，佑國如意，大寶法王，西天佛子，大元帝師。而僧徒勢焰大盛，遂有焚經退寺之舉。道藏中所有老子化胡經之類，悉行焚燬，而道士之氣亦不揚矣。

第十五章 明清之道教

明代僧道皆置官以管其衆。明史職官志：「京師置道錄司左右正一二人，（正六品）左右演法，二人，（從六品）左右至靈二人，（正八品）左右元義二人，（從八品）神樂觀提點一人，（正六品）知觀一人，（從八品，嘉靖中革）龍虎山正一真人一人，（正二品）洪武元年，張正常入朝，去其天師之號，封爲真人世襲；隆慶間，革真人，止稱提點；萬曆初復之。」法官贊教、掌書各二人，閣阜山、三茅山各靈官一人，（正八品）太和山提點一人。道錄司掌天下道士，在外府州縣有道紀等司分掌其事，俱選精通經典、戒行端潔者爲之。神樂觀掌樂舞，以備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廟社稷之祭，隸太常寺；與道錄司無統屬。洪武元年，立善世元教二院，四年革，五年給僧道度牒，十一年建神樂觀於郊祀壇西，設提點，知觀，（初提點從六品，知觀從九品，洪武十五年，陞提點正六品，知觀從八品，凡遇朝會，提點列於僧錄司左善世之下，道錄司左正一之上。）十五年，始置僧錄司、道錄司，（各設官如前所列。）僧凡三等，曰禪，曰講，曰教。道凡二等，曰全真，曰正一。設官不給俸，隸禮部。與府置道紀司，都紀一人，（從九品）副

都紀一人。州置道正司，道正一人，縣置道會司，道會一人，俱洪武十五年置，設官不給祿。『明帝歷世奉道亦甚至，世宗尤躬親齋醮，不理朝政。道士邵元節本龍虎山上清宮道士，封爲清微妙濟，守靜修真，凝元衍範，志默秉誠，致一真人，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，總領道教，賜金玉銀象牙印各一。陶仲文封神霄保國，弘烈宣教，振法通真，忠孝秉一真人，授少保禮部尙書，加少傅少師，封恭誠伯。世宗又上皇考道號爲三天金闕，無上玉堂，都仙法主，玄元道德，哲慧聖尊，開真仁化大帝。皇妣號爲三天金闕，無上玉堂，總仙法主，玄元道德，哲慧聖母天后，掌仙妙化元君。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。後加號九天弘教，普濟生靈，掌陰陽功過，大道思仁，紫極仙翁，一陽真人，元虛圓應，開化伏魔，忠孝帝君。再號太上天羅天仙，紫極長生，聖智昭靈，統元證應，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，玄都境萬壽帝君。』當時道士除煉丹服食外，且以能焚香召鶴爲仙真下降之證，其伎倆亦可視矣。至清代雖亦崇奉，但不若前朝之甚，且聽廷臣之言，對於張天師，始但許稱正一真人，由二品降爲五品，後又不許朝覲，令禮部帶領引見。乾隆四年，又禁正一真人傳度，道教從此衰矣。但人民崇奉，延請祈禳超度者，仍比比皆是耳。

第十六章 現行之道藏

現行之道藏，爲明萬曆時重修，除元代已焚，無從列入外，新增者亦夥，間以扶鸞所得，且有託之於呂祖文昌降筆者。道藏刊行於北平白雲觀，明白雲觀道士白雲霽爲道藏目錄詳註，載入清四庫全書。其目分洞真、洞玄、洞神、太玄、太平、太清、正一、七部。三洞部各分本文、神符、玉訣、靈圖、譜錄、誠律、威儀、方法、衆術、記傳、讚頌、表奏、十二類。太玄、太平、太清、正一四部，號爲四輔，不分類。四庫全書提要云：「白雲霽，字明之，號在虛子，上元人。是書成於天啓丙寅，以道藏之文，分門編次，大綱分三洞、四輔、十二類，每條各有解題，如崇文總目，郡齋讀書志之例。所列諸書，多摺拾以足卷帙。如劉牧易數鉤隱圖，遺論九事，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，雷思齊易外別傳（案此本俞琰之書，雲霽誤以爲思齊），易筮通變，易圖通變，舊皆入易類。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。山海經舊入地理類。揚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，鮑雲龍天原發微，舊皆入儒家類。墨子舊入墨家類。素問、靈樞經，八十一難經，孫思逸千金方，葛洪肘後備急方，急救仙方，仙傳外科秘方，寇宗奭本草衍義，舊皆入醫家類。公孫龍子，尹文子，舊入名家類。韓

非子舊入法家類。孫子舊入兵家類。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。鬻子，鵬冠子，淮南子，子華子，劉子，馬總意林，舊皆入雜家類。錄異記，江淮異人錄，舊皆入小說家類。黃帝宅經，龍首經，金匱玉衡經，玄女經，通占大象歷，星經，靈棋經，舊皆入術數家類。陶弘景華陽隱君集，邵子擊壤集，吳筠宗玄集，舊皆入別集類。雖配隸或有未安，門目或有改易，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，今一概收載，殊爲牽強。蓋二氏之書，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，不足深詰也。按明又有續道藏，則並焦氏易林及堪輿之書，亦皆列入焉。

第十七章 結論

以上所述道教沿革與其內容，但陳牘略，未極波瀾，然大凡可觀矣。原夫道本行路，轉爲行爲，三代以神道設教，於是有巫祝史之官。戰國以來，方士朋興，祈禳、禁呪、黃白、呼吸道引、服餌之術先後出，於是東漢始有鬼道，所謂太平道、天師道之類，時佛法輸入，亦稱曰浮屠道，蓋皆以道爲名，初不云教也。迨道士以道之名專爲己有，謂之道教，而佛儒二教亦起而鼎峙矣。道教襲莊老之玄言，學巫祝之祭禱，行方士之術數，包羅已至猥雜，更摹倣佛經，抄襲名字，如毘盧遮那、藥王、血湖、地獄、諸天、（西陽雜俎謂其數同，名別，然名亦有相同者，如兜術、兜率、及梵輔、梵度等之襲用梵字是也。）等名，以及佛書辭義，如劫數、三昧、轉輪五道、妙法蓮華之類，不可勝記，了無意味。朱子所謂：『自家有寶瓶，不知貴重，反向隣家籬邊屋角，竊其破磁碎瓦，討取生活。』（佛書亦有襲道經者，可參看道佛二教相詆章。）蓋道家之言，足以清心寡欲，有益修養，儒家所不及。儒畏天命，修身以俟，佛亦謂此身根塵幻合，業不可逃，壽終有盡。道教獨欲長生不老，變化飛昇，其不信天命，不信業果，力抗自然，勇猛何如耶。燒煉黃

白，起於方士，道流承之，鉛汞爐鼎，龍虎水火，勞勞千載，而金丹終於無功。然其術西傳，大食，旋入歐洲，至十九世紀，化學始立。迄今進步一日千里，闡明電子原子循環變化之道，黃金可成，殆非虛語。他若生理物理之研究，醫學藥學之昌明，而長壽難老卻病之方，亦復可期。故道教之說，雖多虛誕，其思想非無可取，惜不知科學，費精神於無用之地，有似擲黃金於虛牝耳。然則略舉其源流，兼及規章經說，方術等類，俾欲知道教真相者，稍得悉其眉目，以資鏡戒焉，非無用也。矧道教實中國固有之宗教，剖析而分明之，豈非學者之責哉。

